

- 欧清池《当代新马华文文学的比较考查》
- 丁云精彩剧本《没有地址的邮件》
- 林德顺小说《吃雪糕的好时刻》
- 真情芸亦尘的作品
- 战火与生命里的诗篇：秋山、林野夫、王涛、杰伦

PP.6767/1/04

2003 年 4 月

RM 6.00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永恒的爱语



JOSEPH JACOBS 摄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爬过洋灰地的

青 薤 菜

秋山

再炎热
你都攀了过去
再遥远
又算得什么呢？

只要能攀高
捉到实体
你都会
向上
迎风歌唱

展示青绿
展示了跌地爬起的英姿

没有忘记
土地给你的生命

你越过
生命的波浪

拥抱一园的惊喜
满地折腾的笑声

空心的呼唤

响过了云霄
响过了冰冷的夜晚

阳光
从最黑暗的角落
爬起……

57期

2003 年 4 月 出版



1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杜
晴川 伍良之 赵杜
潇枫 苏清强

主 编：王 涛

编 委：驼铃 紫梦玲 一介
田舟 郑可达 有明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 年 3 月 1 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04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731131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编后札记：

世界如此浮躁，人类的良好价值观多被摧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存环境……人，人啊，如何企得正气和坦然、自在？爱与恨的种子，在人心间那越来越狭小的方寸地，哪个滋生得快？世界许多文学大师的优秀作品的呼号，声音穿越了多少年代？

但愿《清流》继续潺流，因为文学，因为人文关怀，必然有更大的心灵自由艺术空间、希望……

文学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作家和作品之间，有人认为是分开的，有人却坚持它是一体的，故这其中的美学质量与其内涵就成为社会科学的专门学问了。本期重点论文刊登欧清池博士对当代新、马华文文学作出他的比较考查，本刊欢迎读者和作家们，将读后感或有关的专题探讨文章投寄来交流。

阿红是中国大陆资深的诗歌评论研究者，上期排版时因故抽版而延后刊登，请作者及读者们多包涵。

关于伊拉克政府被强国通过高科技战争推翻，让生活在现代资讯社会的人类目睹了各类嘴脸和精彩战事演化过程杀戮与掠夺依然是战争的真实而成为联军支持盟国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朱莉安·巴恩斯写道：“好吧，反战分子输了……，但是，好战分子们，你们以为自己赢了吗？”这段铿锵肺腑之言发人深省君见全球的恐怖活动延续，全球人类心灵都在寻找和平



的答案吧？本期刊登秋山、林野夫、王涛的有关战争的诗篇，杰伦的《包袱》在沉重中依然有一股他独特的潇洒色彩。

剧 本创作是丁云的擅长，请读者们，享受，《没有地址的邮件》这部‘浪漫’色彩的精彩作品，从作品中您似乎看到了“爱”是什么吗？答案也没地址投寄？

新 生代小说作家林德顺的《吃雪糕的好时刻》在故事和情结布局，自成一格，下期还有他的佳作等您欣赏呢。欢迎各路年轻的作者们抛来大作。

散 文篇作品充足，本期芸亦尘怀念故人之作，文情深切，对生命强烈的呼号就是生存的价值和尊严的回响吧？

依 然在寻找和期待更多的‘文学蓓蕾’，《清流》园地需要你们，你们的来稿，必然使这本马华纯文学刊物的存在将更具有意义和生命力。

王 枫谱写王涛的诗《归马》（节选），这是新疆曲调，请随清流歌唱吧！生命中若没有歌曲，您说是不是会多了寂寞？唱着歌儿前进吧！

也 因为文学，所以相信有句话说，‘作品就是作家的身份证’，《清流》各编委总是执着地、静静地在等待尤其马华文学作家的来稿…

...

～王涛～

目录



本期封面

【舟影竞渡】诗歌 篇

封面内页 爬过洋灰地的青萝卜菜

秋山

2 【清流潺潺】主编的话

【拍岸惊涛】笔谈 评介 篇

6 当代新马华文文学的比较考查 欧清池博士

12 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思索 阿红（中国大陆）

【碧浪翻卷】散文 篇

15 农药店八年 萧今

19 一位独中生的奋斗 朱宗贤

21 从庞统表现大才的方法想起 蔡家茂

25 稳驾春风的心帆 芸亦尘

32 月亮船 李燕燕（新加坡）

34 魂梦萦回千山路 芸亦尘

【细水涟漪】小说 篇

37 一副画

孤独寂闻

46 吃雪糕的好时刻

林德顺

★ 剧本 ★

53 没有地址的邮件

丁云

【海外风景线】微型小说 篇

106 年滋味

凌鼎年
(中国)

【舟影竞渡】诗歌 篇

109 没有一张布条没有愤怒的颜色、

109 油田

秋山

110 一名中东小孩的心声

王涛

111 包袱

杰伦

112 战争

林野夫

【河边青草地】文学蓓蕾 篇

113 友谊·爱·绿豆糖水 吴益麟

117 蜡烛的故事 蔡善珍

120 家是一个园 张纾恒

124 我的公公 黄眉娟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129 归马

词：王涛(马来西亚)

曲：王枫(中国大陆)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年起至1980年代初为止，新华作家基本上是以欢欣的心情来迎接国家的诞生的。此时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而创作的：一，歌颂建国精神与历史的；二，表扬爱国情操的；三，描写地方景物风情的；四，刻划组屋生活的；五，反映低层人民的艰辛情况的；六，歌颂先进事物的；七，反映国民服役生活面的。

当代

欧清池博士

新马华文文学的

比较考查

尽管此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抨击贫富悬殊现象的，揭露社会阴暗面与丑陋面的，但作家都是抱着爱之深、恨之切的心情来创作的。

这种介入生活干预政治的热忱，来到80年代后期，当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其后华校又走进历史后，新华作家关怀社会国家的使命感就消失殆尽。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中的使命感与疏离之伤这两大脊梁，已丧失掉一个。由此时期至今，新华文学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的

主调，有很大的比例是作家在抒发本身对民族语文、文化与传统的日渐式微的哀伤之情，直接揭露社会阴暗面，关怀民间疾苦之作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数量之少，史无前例。一句话，新华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命运已不像以前那样密切这是新加坡与新华文学的悲哀。今后可能有转机，但有待观察。

马华文学发展轨迹

新马分家后，马华文学的发展轨迹又有不同的景象。从1965至1969年间，由于新加坡文艺刊物与副刊越来越少刊登马华作家的作品；出版社也较没兴趣出版马华作家的著作，马华文学在此时期显得相当沉寂，文艺活动也不多。

但时序一进入70年代，马华文学却另有一番繁盛景象。这有二层原因，首先是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华社的大团结，从而有利于马华文学的发展，其次是国民型英文小学从1970年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措施促成华小入学人数激增，为其时的渐式微的独中带来复兴的契机，使华文教育绝处逢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华文教育在70年代后又发展起来，马华文学也就更有了生机。

马华文学进入80年代就全面繁盛起来，一直到现在，景象依然灿烂。八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社会经历了几场浩劫，如合作社风波、社团政党领袖因钱财官司坐牢，华小

问题的一波三折，经济不景气的打击各行业，及华社权益的不断受到打击，都成为小说家与作家的创作题材，从而使马华文学风貌更为多姿多彩。

南大的走进历史，似乎并没有成为马华作家的普遍创作题材，这或许可归因于

华小在70年代蓬勃发展，而独中又获得生机，华文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有关。

但南大关闭竟造成大批马来西亚学生到台湾深造，这固然造就了一大群文字功夫非常好的马华作家，但也促使马华作家中出现了一群心怀台湾风土景物情怀的作家，情牵于外，有时难免忘怀故土，这应该可以说是马华当代文学的隐忧。

新马华文文学面对的挑战

21世纪新马华文文学所面对的挑战尽管在具体情况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所共同面对的艰难大环境却是一样的。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在过去50年发生了好多次变化，1965年之前它强调马来文的重要性，目的是为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独立后，它在工业化路线，特别强调英文的重

要性，这结果导致南大关闭与华校走进历史。到了90年代，它更鼓励新加坡人学习工业现进国如日本、法国、德国与西班牙等等语文，母语无形中有与这些语文等同并列，母语地位更被降低。

新华文学当前所面对的最大障碍就是读者群日减，尤其是年轻人的华文程度低落，更是文学发展的致命伤。

马华文学固然也面临华文水平的问题，但马来西亚有华小、独中、新纪元、南方与韩江等学院，自成完整的教育体系。马华文学读者群肯定比新加坡广大，马华文学的隐忧是文化离心力过大过强。六七十年代马华文坛颇为常见的歌颂家乡山水，描写胶林、黄梨园的作品，现在好像特别少见了。马华作家不少长住台湾或香港，他们从台湾的文化习俗传统找到精神家园，且在思想感情上全然投入，有点乐不思蜀的倾向，且在政治倾向上也亲台，无形中介入两岸的复杂关系中。作家寓居海外并非坏事，但若不再那么关怀本土文学发展就不能算好事。这应该可以说是马华文学当前的隐忧。

困境与教育有关

新马华文文学之所以会面临当前的困境，其实都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新华文学在语文政策实施过程中被边缘化，

而语文政策的偏重英文，是有其历史因素与功利因素的。

马华文学则是由于在政治的不利因素的打击下被挤出国家文学之列。

新华文学边沿化后，部分作家遁入中华文物山川古迹寻求精神家园寄托所，但仅限于文化上与中国认同。马华文学被挤出国家文学行列后，部分作家从中国古典文学与台湾风土山川文物寻找精神慰藉，有些甚至在政治上与台湾认同，这种涉入又比新华作家深入，也是马华作家更大的隐忧。

如何摆脱困境

新马华文文学既然面对如此巨大挑战，它们要如何摆脱困境呢？我看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语文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的崛起，近年来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热忱在民间已掀起，开放大学中文系学生每一年都超过百人，这些学生既有年纪相当大的传统华校生，也有年纪相当轻的接受双语教育者，他们的学习热忱很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另者，海南会馆已办了十多年的中华文史课程，反应依然热烈，最近招生报名者接近130人。其他宗乡会馆如金门会馆、晋江会馆等等也曾办过或再办华文与中华文化课程。

马来西亚的宗乡会馆在这方面也应该可以左点工作。

报章当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促进文艺的角色，但也不能过份依赖报章来推动文学。以新加坡来说，杂志如《赤道风》、《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锡山文艺》、《艺术天地》等都扮演着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去年创办的《新世纪学刊》着重的是研究新马中的文史哲课题，也在文艺批评方面有点作为。

同步发展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是个很美好的构想，这点马来西亚比新加坡强得多，至少我看到的马华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质量上都比新加坡强。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视野与文艺观，好的文艺批评固然可以促进文学的蓬勃发展，但捧杀或追杀式的铲锄异己的文批，却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

来到21世纪新马华文文学的处境似乎有点不同，马华文学在新教育政策计划在华小以英文教导数理科的情况下，若干年后必然面对华文水平日降，文学读者与作家日少的困境。新华文学在双语教育政策实行了20多年之后仍然挣扎生存，这说明它的生命力是特强的，现在民间开始掀起学习华文的热潮，这是个星火式的希望，但能否枯木逢春，乃有待观察。

站在 新世纪入口 的思索

阿红

站在新世纪入口，回顾前瞻，糊涂与明白共存，烦躁共沉静齐在。

历来是人写诗，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脑诗。从此人写的诗与机器写得诗同见媒体。

人写的诗，越来越不受常规观念的束缚，展示人类无所不在的生命活动，既包括作为价值人的，更包括作为生物人的，写生命活动中的种种感觉与情绪、思维与意念。

因为人性复杂，因为价值观复杂，人类的种种生命活动也就极其复杂，由这种种种生命活动孕育的诗也就极其复杂。媒体上的诗有些复杂，媒体外的诗就更为复杂。

写诗，也议论诗。每个人的议论都是自我感觉、自我意识、自我向往中的诗，就像莽莽森林里每颗树都会说自我心灵中的森林。由于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生存空间，对莽莽森林的体味与理解，就旌旗林立，而且都非常自信。

当今诗市走态，我认为是正常现象。爱诗要求艺商中的语言因素特殊高些。高些的，不惜为诗付出，很低的，送他诗集也当作废纸。人类里，赋有这种艺商的人处于低比率。

也还有其他因素，如娱乐媒体日益多样，高共振能的作品缺乏。但，诗绝不会消亡！这世界只要有人类，只要人类还有艺术基因，还拥有感情与希望，就会有诗。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我强感人类的内宇宙总是灿亮着期望的明星，期望人性美好，期望社会美好，期望生态环境美好，期望未来美好，而且这种期望越来越高，没有止境。享誉公众、名垂诗史得诗人，总是人类美好心态美好期望的代表。

对人类这种美好心态美好期望，我想用一个词概括：真善美情愫。诗应该表现人类种种生命活动内在的情愫，但真善美情愫从数量到质量都应该高比重，因为真善美情愫是人类内宇宙的明星，在人类中具有强共振能，跨时空

共振能。

我理解的真，是诗情自身的真实和真挚。

我理解的善，是对诗情范围的爱与责。诗情范围包含着祖国、公众、社会、大自然、真理、未来、老人、子女……

我理解的美，既包括人、物、境的形态美、情韵美，还包括诗艺的美塑、美感、美趣。

至于诗的营造吗？要广收博采，尽情创新，鲜明个性。缪斯不喜欢一律，喜欢多样；不喜欢停滞，喜欢创造，不喜欢封闭，喜欢开放。

华文诗坛历来灿亮着真善美。21世纪，只能更真善美！

农药店八年

15



萧今

八年前的二月十二日傍晚，久违的吴恩、郑春裕老友到访。

趋前握手问好，寒暄片刻，吴恩问：“老萧，近来还是操那旧行业割胶？”“是的，年纪这么大了，还能想换什么工作呢？”我答。“今天，我们来，主要是想恳求你，T埠农友农药店正有一个空缺。不知你有意思？”郑春裕接着问我。

“什么，做生意？我一窍不通，怎么可以？”我答。

“没什么，只要能识别农药，肥料名称，农药作用，用量就可以了。”吴恩说。

“反正割胶已割了几十年，有机会，不妨去试一试。”

坐在旁边的吕进益半规劝我道。

想了又想，最终我答应去试试看。

二月廿五日，我带着又怕又惊的心情，骑着那已陪我多年的老爷摩多朝T埠去。

农药店设在T埠苏洛街，到达目的地，走下摩多，朝店内走去，吴恩忙于应付顾客的买办，只向我点头打个招呼。

一般上，菜农、瓜农天亮就出门，为应付顾客的需要，农药店也顺应在早上七点开门营业。因此，每天我赶在早上七点到店，然而，店内已挤满了到来采购农药或肥料的农友了。他们有现款购买的，有赊账的，有要送肥料的，一时忙得团团转，尤以我这初来者更觉得难以应付。幸好，当时的书记林小姐多番的帮忙和协助才可顺利完成任务。

这是间中型农药店，店里工作人员有书记、罗里司机、搬货员及我共四位。

充满农药味的农药店，若是对一个不习惯者而言可能会感到头晕呕吐。初时我也不习惯，然而已答应了人家，

无奈只好撑下去。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也过去了，我也慢慢的适应了。

讲起农药店里的工作，每天除了要与“毒品”农药为伍外，还要面对来自各方、各族形形色色的人物，推销员、菜农、瓜农、果农等等。

他们之间，有彬彬有礼者，有满口粗言者，不讲理者有之，样样第一者有之。

推销员：“我的产品天下第一”，实质是卖花者说花香。

瓜农：资本雄厚者，耕地一大片，工人数十人，唱丰收时又遇价格好，捞它十万八千常听到，对小片耕地者不是看不起，就是有鄙视的眼光和口气……十足看扁人。

果农：尤以榴梿种植者，榴梿唱丰收时，开口闭口是榴梿，生怕人家不懂他有榴梿似的，这种人称他榴梿王，他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爱向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油棕、橡胶是我国最低贱的产品，来者再三叹息没钱

赚，亏本亏本，什么原产品没有价，肥料药水没落价。

面对这些人物唯一方法，只有装聋作哑，别无他法。

然而要面对一个唯有我对，一切听从，对是我，错是你，脾气牢骚由我发，典型不讲理霸道的老板才真无从应付。

因此，今年二月十五日，我正式辞职离开这不值得留恋的地方。



一位独中生的



奋斗

朱宗贤

罗子全是一位贫寒的初中生，他在1965年踏进安顺三民独中的门槛。面庞清秀，有些营养不良，上课时虽专心听讲，但常打呵欠，最怕交作业。身为华文老师的我，规定每周要写大小楷各两页，作文则当堂写作，没问题。然而作业迟交，要再三申斥才补交。周记吗！千篇一律，不是撞车、郊游就是说梦话，我在后面总批上“内容贫乏”、“无病呻吟”等词句。大小楷形同涂鸦，缴上的学费都是一元纸币或琐碎银角，重甸甸地弄破裤袋，一下楼洒满地，狼狈不堪。

我写封“告家长书”，

请其父母来校商量，事关“教不严，师之惰”，不得马马虎虎，他拿了信放学回家。夜里我在餐馆用晚饭，他来求见，向我诉苦地说“为着协助家庭，早早起床就帮忙煮糕点，一些九层糕、碗仔糕、芋头萝卜糕一类的食品，在六点去巴刹开档，七点半

才步行上学,下午散学归去,又须张罗面粉、糖盐、酸甜咸辣等调味料,稍微歇息时,弟妹又来问长问短,须照顾他们的功课,只剩晚上临睡前,才能赶写作业,迫得两周功课,一次完成,更缺乏时间看课外书,找寻资料,我没呈信给家父,请原谅。”讲到这儿,已泣不成声,我默默点头。

1996年某夕,我安坐客厅,埋首书报之中,忽然门外有汽车停止的声浪,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高喊“朱老师!朱老师!”我闻声出视,隔着铁门,他猛伸手抓紧我双肩,说道:“一别三十载,您还记得罗子全吗?”我定神细察,依稀当年相貌,唯皮肤黑了许多。立刻启门延入,命太太奉茶,寒暄既毕,他兴奋地道:“老师,自从初中毕业后,我跟着校友们去芙蓉闯世界,干建筑事业,过一段时期,找到了终身伴侣,从此共同进退,甘苦与共,储蓄了一笔款项,缔结婚姻,在芙蓉落地生根,现今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拥有生意、汽车、房产。今岁清明,回安顺探亲兼扫墓,碰到昔日同窗,提起您的近况,抄下住址,马上开夜车,来到这陌生的‘安花园’住宅区,我专程请两位吃‘宵夜’如何?”我却之不恭,三人同去吃鸡脚饭,佳肴满桌,恍如‘九大簋’,临别之前,他再三嘱咐我,务必去芙蓉走一趟,然后笑嘻嘻地走了。



蔡家茂

21

从庞统表现大才的方法想起



近日无聊，重看《三国演义》，读到第五十七回，对庞统向刘备展示“大才”的方法颇有感想。

庞统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凤雏先生，他因避难寓居江东。其时赤壁大战即将爆发，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和周瑜的东吴大军正在大江之上对峙，可谓剑拔弩张。庞统为周瑜划策，向曹操献上不利水战的连环计，好让周瑜用火攻。当时机成熟时，周瑜果然用一把大火将曹操的艨艟战舰烧光，大败曹军。不久周瑜短命死了，孔明到他停柩的地方柴桑吊祭，祭毕回到江边，正想上船时，却碰到了这位凤雏先生，两人畅谈甚欢，孔明还为他写了一封荐书，嘱咐他如果在江东不能

得志，便可到荆州投靠刘备，大家共事。几天后东吴新任大都督鲁肃带他去见吴主孙权，且表扬他在赤壁鏖兵时所立下的大功。但孙权嫌他相貌古怪，语言不逊，很不喜欢他，便不想用他。鲁肃无奈，也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劝他去投效刘备。

不久庞统来到荆州，恰巧孔明因公外出，需过一段时日才能回来，便由刘备亲自接见。刘备见他样貌丑陋，也是心中不悦，便暂时派他到荆州东北一百五十里外的丰阳县当县宰。县宰就是县令，是一县之长，主管全县事务，这职位在庞统看来，是一种屈辱。他上任后全然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作乐，百事俱废。后来风声传到刘备的耳中，便令张飞去探个究竟。结果庞统扶醉而出相见，请张飞稍坐，他马上升堂视事。罗贯中先生这么写道：“随即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吏皆纷然齎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

庞统说丰阳只是“百里小县”，它到底有多小？我因手头欠缺资料，只能推测其大小。据我揣测，丰阳既然能成为一县，面积必然可观，居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县中百余日所发生的案件，如抢劫、强奸、通奸、谋杀、殴

斗、土地纠纷等等，料也堆积不少。被冤曲诬告的小民日日夜夜在盼望明镜高悬的大老爷能早日升堂为他们申冤，以解倒悬。古往今来都一样，官司缠身最折磨人，最令人痛苦烦扰。丰阳县可怜的百姓只知道新任悬太爷上任后，每日沉醉酒乡，从不视事。百余日，就是三个多月，这期间难道不会有人因无望伸冤而自寻短见吗？或者人民的土地纠纷，因县太爷不升堂，难免日久烦躁，仇人相见，又分外眼红，便互相打斗以武力解决而闹出人命？

记得读古典小说，精明如包拯，审案时也难免碰上棘手难题而需费时日，甚至明查暗访，才能水落石出。但凤雏先生却能在半日之内，将百余日的案件“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一心三四用，真能“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他为了要向刘备“动之以才”，竟令人民烦扰受苦百余日，这样的“大贤”，我怀疑他不知有无爱民的仁心？难道自古以来，善良的老百姓注定是被人作贱践踏的？

其实，庞统还有更好的方法来表现他的大才的。他身上不是怀着孔明和鲁肃的推荐信吗？由于写信人的分量不轻，刘备读后必有所斟酌；或者刘备看后仍不能重用他，委屈他当百里小县县令，他还是可以展露才华的。他可将丰阳县的行政、经济、建筑、文化等各方面发挥到最好，

如处处栽花种树，修筑道路桥梁，疏通净化河溪，改善居民环境，改善农耕、灌溉方法，促农作物增产，使农民有更丰厚的收入，又兴建学校，扫除文盲，灌输道德教育，使人人都恭俭温良礼让，当然，以他的槃槃大才，必然还有许许多多更好的计划措施。这样一来，丰阳小县便成为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盗贼绝迹、丰衣足食、人人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本县居民人人称颂，邻近各县百姓也闻风搬来，他因而令名远播，众口交誉。这样，刘备不就知道委屈了大贤吗？何必百余日置人民于扰烦焦虑中？

参加交流会有感

霹雳一声艺会开

救亡劝世志堪哀

纷纷献策宏文教

翘望新丁接手来

岁次壬午年炎暑吉日

朱宗贤

稳驾 春风的心帆

患难知交翩然而至，独居的日子里笑语飞扬，纵是粗茶淡饭，咱俩仍快乐饱餐，而我总会在餐后感到小腹鼓胀。她笑劝我别吃太多。她可知道，是她诚挚无私的情谊将我喂得太饱啦！

◎ 芸亦尘

她刻苦勤快，每天帮我把家整理得像同名副其实的书斋，书报齐放，雅丽清静，为的不让我走动太频，损伤病体。两个月前，她特地从百哩外的令金赶来，两天两夜搬动书本，布置新楼宇，她几乎直不起腰，那张历尽风霜的脸庞依然笑意盎然，像祥和的春风薰沐人心。她还丝



毫未能还报，而她又稳驾春风的心帆，把温暖吹进冷清的庭园。

你们看她多么听话。我三言两语鼓励她再作冯妇，她马上奋笔疾书，两小时后交来一篇情真意挚，自然平实的文章，《文坛彗星碧浪涌》。我稍作润饰，略改三几个别字，再令她重抄，准备寄往报章。她谦虚万分，几近于虚伪，高兴地摇动笔头说：“想想，我也真好命，骨头快要打鼓了，还有机会做学生，有这么细心的老师帮我改作文，真是前世有修哟！”

我见机不可失，忙赞她：“真乖，真乖，等你抄完自己的，帮我抄稿。”

“哎哟！误上了贼船！”她佯装悔恨不已，过后又‘虚情假意’谦让一番：“我写的字像鬼画符，你不要后悔哟！”

“你敢？你的书法不知展览过多少回，钢笔字敢乱来，我就罚你住在这里一年半载，让别人的老公相思成病！”

“哇！好凶，这个老师真凶，弟子听话就是了。不过，后果如何，恕不负责。”

她可的确听话，戴稳老花眼镜，坐下来，静静地、专注地抄。时近十一点，还没抄完三分一。见她哈欠连连，赶忙

放她去找周公下棋。她叮咛再三，十二点之前一定要休息，别忘记练气功。

我那里还敢做‘夜游神’，我所以会跟病魔纠缠，就是因为昔日长期‘练仙’得来的，所以，当她一上楼，我也把稿纸一合，进入主人房，练气功，而后悠悠游游进入梦苑去也。

我安枕无忧，澈夜美梦翩飞，成为驰誉中外的大文豪，害得洛阳纸贵，条条街都摆满我那包装华美的巨著，偏偏找不到一间洁净的洗手间。我的天！急死啦！一惊而醒，朝阳已照上床！大叠稿纸在风扇催动下，不停拍案！

悄悄下楼，那位乖学生正心无旁骛，一情专注地履行她的‘可能任务’。

“饿扁你啦！饿坏人家的老婆啦！”连声埋怨，急忙蒸包泡咖啡，伺候这位‘因公忘我’的学姐。她居然说，六点多就告别周公了！

一放下杯碟，她又想拿起笔，我赶紧把稿纸收起来。她乖乖地和我促膝谈天，谈起英年早逝的碧浪涌，不知该怨苍天妒英才，还是羡慕她早日脱离苦海，留下我这半死不活的残躯在熬受不尽的后遗症苦楚。

她说，她也活得不容易，但是，幸好有一副铜皮铁骨，才能熬过来，把万钧负荷放下，每天与老伴分甘共苦，继续未完的路。

我耐心地倾听她讲述蛰居彭亨州园林九年的艰苦生涯。九年喔，把三子女交由亲人管教，两老便住在无自来水、无电的茅屋里，夜夜被蚊蚋滋扰，不时遭眼镜蛇惊吓，只盼望共同耕耘出一片沃土，收成殷实累累，换取一家五口的温饱，让孩子有机会实现大学夙愿。

我说，居深山，我必定夜夜吃惊风散，我宁可挑水泥，任烈日晒焦皮肤，我生平有三怕，怕黑、怕蛇、怕走独木桥，叫我在深山农耕九年，除非投胎转世，化作陶潜子孙。

她说，环境逼人，她是随遇而安。好个随遇而安的乐观情怀。横逆、贫困把她练就任劳任怨、安贫乐道的生活斗士。笑颜上流露无比刚毅而沉静的神威，是打从傲骨里横溢出来的，而她蕙质兰心，该是上天恩赐的最佳生命厚礼，扶佐她和家人突破人世的种种悲苦和磨难。

她与忠心不二的生活战侣千辛万苦，抚育三儿女幸福成长，成大器，且先后成家，蛮以为从此可以颐养天年，不幸一宗由人为疏忽酿成的交通意外，猝然夺走她俩的独生子！

这种椎心刺肉之哀恸几乎令夫妻俩丧失生存意志！诉不尽的疑惑和怨愤在迅速吞噬他俩的信念！流不完的伤心泪几乎磨瞎了眼睛！后来在知交劝导和宗教力量教化之下，他俩逐渐淡化内心的创痛，重新迎接生活，面对现实。

双女儿婿孝思洋溢，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孝养，外孙活泼可爱，常承欢膝下，他俩终于拨散牵萦心头的千万重阴霾，放眼世界名山胜水，寄情于歌乐、书艺与墨彩，让大自然与艺术的善美涤除哀思，重新抖擞神威，探索真理。

如今，他俩再度奔驰在生活的疆场上，勤躬耕，勤学习，更忙于把大爱转注于不幸的老弱病黎身心上，一周数日的义工让振拔起来的生命散发更骄人，更动人的光辉！

十八年前，我在山城结识许多文艺朋友，而把较多的关怀投注在迅郎身上。对于这眼前人，爱农，仍属惊鸿一瞥；三年后，在‘两岸弦歌逐浪会’上，爱农义不容辞地帮忙售票，维持入场秩序；过后，我们开始鱼雁往返，谈文论艺，友情开始在漫不经心地经营中滋长。峥嵘岁月里的我有挥霍不尽的精力似的，独自组织文化写作团，一心培育文艺生力军。那股叱咤风云、气壮山河的气概，几乎让望云河水也会发出震天吼！到底，爱农有多少封信遗落在数度迁居的岁月里，我已茫然，没法查究。

一九九七年六月，爱农因义购拙著《东风万里师生缘》，而按书后交流小站的新址，寄来一封关怀备至的信，信末附上数行哀痛沉惋的噩耗。我疚悔难安，深夜仍火速致电，邀约她俩南下美雅寒舍小住。是这样，曾经断线的友情衔接回来。爱农早已重振江山；相反的，我却变成断翼孤鸿，朝夕拖着千疮百孔的病躯，一步一怔忡，靠着众生救援，苟延残喘！

接下来，好一段日子是在电、化疗与进血的程序中挣扎求存。在留医期间，爱农及其老伴殷勤来探慰；第二度开刀后，我电告，当天，她俩就驰车赶到医院来，为我诵经祈福，并馈赠丰厚的血汗钱！

在家中修养日，我常持爱农购赠的云南特产：木制项链。朴实的牌饰刻着柔美的‘情’字，紧握掌中，不禁深深感动于她那份经历时空阻隔而始终不渝的友谊，一缕缕出自坦荡荡的襟怀，出自善良纯净的心田。这比服用苦涩的中、西良药更能产生疗效！

我能挣扎求存，能一回又一回与电疗后遗症苦斗，家人的爱与子女的孝，固然是重大支持的力量，而众多好友、徒儿和社会热心人士施与的温情一样是无法衡量的活命源泉！

爱农是众多手臂之中，格外健壮有力的一双，一双拨开伤痛哀绝，既挥锄斧，又能舞翰墨丹青，更能济援众苦的壮臂！

这次叙的三天里，爱农舍得暂时‘遗弃’老伴，带着诵经的录音带和两大瓶马草汁，到我望云书斋来，伺候刚留医回来的学妹，朝夕伴我笔耕，共翦西窗烛，尤其是抄稿，指尖几乎长厚茧！

可是她就是显得那么自适、悠游，精神奕奕，不为遭受到的委屈嗟怨，也不再为晦暗的回忆淌一滴泪！

倒是我这个半残人，写完这篇拙稿，上楼‘救火’后，缓缓下楼时，凝望她满头霜华在煜煜闪光，而她仍挺直腰，专注地抄稿，抄稿，抄稿……

想及她曾受过的种种悲、种种苦，而我从未能替她分担，内心忍不住一阵抽绞，无法安宁的热泪打从疚悔的肺腑，倾斛而出……

月亮船



李燕燕
(新加坡)

月亮船呀，月亮船，载着妈妈的歌谣，摇进了我的梦乡。淡淡清辉滢滢照，好象妈妈望着我，笑眼弯弯。

妈妈望着我，笑眼弯弯，月亮船……

银光熠熠小船，划着，在白云浪里荡漾，妈妈歌谣的牵引中，我摇进了我的故乡。遥望着了：

白色庄严、殖民地风情、古色古香的建筑；绿色茼葱，月光浸浴，凝重、高雅地竖立着的童年故居。

园中一角，榴 树下，一群小女孩，正捡拾着榴槿花

。

榴槿花开的季节，妈妈也破例让穿着暖和的我，加入了姐妹群，草地上，铺了张席子，坐待晨曦。

夜深深，四野的虫鸣，蛙咯，猫头鹰叫声，融成一片：一曲非常奇妙的交响乐！蝙蝠飞过，榴槿花加速地哗剥剥落了下来，触动着我们的神经，兴奋非常的童心。

缀满了露珠，绿绒草毯，幻象中，是嫦娥寂寞眼泪。不对，是广寒仙女，轻歌漫舞，掉落的水晶项珠。

晓雾中，收集了一篓的榴槿花。厨房里分类了，长的，卷的。花荚是我们脑前花环。

餐桌上，肯定多了一道一年中只能享用一次的咖喱榴槿花。

离乡数十年，从没有口福再尝这道佳肴。今夜，月亮船，载着妈妈的歌谣，飘进了我的梦乡，摇我回到了故乡

.....

魂梦萦回 千山路

芸亦尘

碧浪涌，你魂归何处？你转世了吗？是否已投生到书香之家，继续在优美文化的的光芒里舞丹青、扬翰墨，让横溢的才华凝聚成珠玉篇篇？

碧浪涌，今夜认真重读你写我的散文《化幽晦为明亮》，每一个字都是无形利剑！我怎能不哭，怎能不愧疚！你曾盼望我的信，一行行的慰问，能谱成一首爱的诗，庇护着你。

我没有这功力，没有，没有，如果我给你的慈爱真能庇佑你，为什么你会在春华正茂的年龄就夭殇？为什么等到你昏迷在加护病房一个多月，我才能去呼唤你，千呼万唤，你都不再看我一眼，应我一声？

我徒儿，我爱将，我的文艺接棒人，你到底为什么要永远离开我？是不是你有预感，我在你走后一段的幽晦岁月里，曾被情感迷惑得近乎疯狂，已失去领导文艺班的资格？

你渴望我给你对世人的仁，学生的爱，大众的心，我

何曾给过你？我真的记不起，我只帮你改稿，鼓励你向文艺进军，只带你和另两个学子联袂到怡乡游山玩水找灵感，这样平凡的善意任何长者都可做到。我真的没把爱心付出。你一定是后来察觉到了，对我失望了。你才会积悵成疾，而你还不知道脑细胞已遭病毒侵袭，终在一个细雨黄昏昏厥在书桌旁，就这样向我不告而别，向所有亲友无声地告别！

你知道你三哥把你所有的作品、日记、剪报全交付给我。珍藏十五年后，我才有心翻阅，才开始整理。如果我像你一样，无法打败病魔，你的珍贵文稿肯定随我灰飞烟灭！

我终于有点明白，上苍允我活着，还有什么工作未完成。

碧浪涌，你一直在护佑着我。我感应得到。你对我依然有所期盼。

我从今年四月底开始，就开始学习独立，独守家园，真正属于自己的文艺书斋，过一个人的生活，不再继续剥削他人恩惠。

陪伴我的是书香，是你的作品，是自己不会寂寞的身影。是众生无条件惠泽我的温情。这几天读你的心血结晶。篇

篇都是马华文艺的瑰宝，词藻之美令我折服；对事物的了解 and 事理的了悟，更是凌驾我之上。而你依然一心一意追随我，一个才智德都流于虚华的“文艺导师”。我没资格作普荫的宝华盖。

我绝少施惠于你，你无怨无悔；我对其他徒儿，也没付出多少。然而，在我扭曲着病体，进入医院医院急救当儿，施赠饮食的却是这批在我斥责与鞭笞声中成长的徒儿！碧浪涌，你能否托个梦，向愚师开示，他们为何不怪怨我？

碧浪涌，夜已深，我还只顾向你叨叨絮絮，你一定很烦。唉！我原本就是四处烦人的家伙，希望从今以后，越来越少求人支援。

你在天上不妨继续等候。在你这份经历千山路、万载时光，永不渝的师生情感召之下，我已越来越像自己。我有信心能够活出一个崭新的自己，为己，为所有爱我的人减却麻烦。

相片由 EDDIE NEOH 提供



孤独寂闻

幅画

清晨时分，外头弥漫层层薄雾，朝阳朦胧地显现在空中。室内摆放了美术用具，是一间五脏俱全的美术室。里头坐着位男生，睁大微有血丝的双目，紧盯眼前的画，一幅花尽画者心思的作品。

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浮，鸟群翱翔其中，这原是画者心中渴望的飞翔，向往自由的生存空间。但无情的画者增绘了一张无际的网，将蓝天、白云、鸟群笼罩，形成一种现实后的悲凉，缓渐地侵食画者的心魂。

门，悄悄地打开，传来了位女生的呼声。

“文清风！文清风！”铃儿般的呼声，拯救着文清风那被侵食的心魂。轻盈的脚步逐渐接近。

“语萤，你过来看看。”轻声细唤。

惊讶、震撼……已不足以表达此时林语萤心中的感受。细腻的感触，让他触着画者自闭的心灵，体会现实与理想的残酷，这是幅画啊！

“我好想飞！”林语萤无厘头地抛下这一句话，“我好想冲出这张网！”

“好！就取名为《想飞》。”文清风认真印上自己的名字，收进画筒。想飞，想飞，心中喃喃自念。

两人会心一笑，这是观者了解了画者的心意，还是画者终引起他人的共鸣？

X

X

X

时间总在不经意时，悄悄地溜走，不带走一丝记忆。清晨薄雾早已散开，天空高挂骄阳，又是一天新开始。

“听说今天老师要选代表去参加艺羽画廊的公开赛。”

“你认为谁有资格代表院方？”

“我看不是王丹，就是清风。”

“哼！”的一声从角落传来，是王丹。

此时，讲师孙新踏入教室。

“今天我要选两位同学，代表意象艺术学院参加艺羽画廊公开赛。其他同学可以私人名义去参加比赛。”孙新带着副中国腔道。“这次的评审团都是国内外的知名画家与画评人，所以得奖的作品将备受各方的肯定，这无疑是个提高本身知名度的机会。”

“老师！那两位代表是谁？”王丹自负地问道。众人早已在台下议论纷纷。此时一颗期望的心正加速激跳，参赛的机会对他来说，已是一种无名的肯定，他是文清风。

“根据近期同学们的表现，被选出的代表是文清风与王丹。”孙新正色道。

“那乡下小子也有资格参加吗？”王丹斜视文清风道。他从来就瞧不起文清风，就因为一个人的出身。

“王丹！注意你的用词，要不我就取消你的资格。英雄不论出处，真正的艺术存在于画者的品德内涵。”孙新道。“清风待会来见我。”

文清风适才握紧的拳头逐渐松开，因为鼓励与支持，从一名关怀者的手传来，是一份真诚关怀。

“没事。”清风苦笑神情一闪即逝。

“你一定行的，因为你能飞。”林语萤温柔地道。她无法捉摸这画者心灵，唯有从旁安抚不满的情绪。

X

X

X

办公室的冷气好冷，文清风竟颤抖起来，双手扶着桌面，欲借此支持越来越沉重的身心。

“清风，你上学期的学费还没缴清。若有什么困难的话，不妨与院方洽谈。要不然这样下去，我怕你会被停学。这是家私立学院，我无法帮你拖延太久。”孙新语意深长地道。

“老师，我……”文清风欲言还休。

“清风，你是我教过学生中极有潜质的一位。你生长的环境和体验造就你独特的画风，相信我，你的画风定会引来另一股浪潮。现在的你不过缺乏大众的肯定。”孙新怜惜道，“我再向院方拖延，你想想办法吧！”

“谢谢您，老师。”对于面前的良师，文清风已无法多说什么了。

林语萤握着文清风冰冷的手，就连一丝温暖也没有。文清风远望顶头蓝天，天色好沉好沉，似随时都会往下崩。

“清风，有什么事吗？”另一真正关心的人。

“没什么，不过上学期的学费没缴清。”文清风故作轻松。

林语萤低头似沉思了一会，抬头道：“不如将《想飞》卖给画廊，那学费不就解决了吗？”

“不！”文清风叫道，“艺术永远不能与金钱画上等号，我绝不出卖自己的艺术。”

面对突变的文清风，林语萤突感委屈：“我也是为你

好。”

“语萤，生存的意义决不会只是一时的成败挫折，而是在于生存的体会与了解。艺术是我对生存的体会，是让我了解生存的导引。它是圣洁的，至少现在的我绝不会背弃它。”文清风打开久闭的心窗，缓缓地喘了口气。

“不如我先借给你。”林语萤低语道。

“这事让我自己去面对。磨练是生存的必须，反正我也没多少磨练可以面对了。”文清风语重心长地道。

两人无助的眼神相视，其实心里都明白，若文清风走了，那两人似有似无的友情，要如何连系下去呢！

X

X

X

急促的脚步声在宿舍走廊响起，来人跑得好快，因为她急着去阻拦流星的飞逝，一颗百年难遇的流星。

“清风！清风！”林语萤冲入房内，不语地紧抱着这颗流星，她绝不轻易放手！“清风，你别走，我马上去帮你缴学费。”

“我不会好过的。”文清风柔声地安慰，即逝的流星总固执地不肯改变方向。

“那……你真的要走。”林语萤双目含泪，眼前见到的是一双好陌生的眼神，她不认识这人，不……不……不……！

“是！”文清风坚决地道，“别再管我的事了，你没资格插手！”林语萤松开了手，好陌生的人，那是她认识的文清风吗？

“你应该忘记我，你应该去找一个能让你笑上千百回的人，而不是哭。”文清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宿舍，他要到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又有谁会知道穿过大气层的流星会掉落何处呢？

林语萤抱头痛哭，她又为这个男人掉下泪水，可那人真的走远了，而陪伴她的只有遗留在桌上的画——《想飞》。

X

X

X

多少日子以来，林语萤赖以生存的信念是要清风出人头地。踏在乡间小路上，面对迎面凉风，她感受到成功的

喜悦，她得到了想要的成果，就在那一场的颁奖典礼上。

“艺羽画廊公开组冠军是《想飞》，画者文清风。”一阵阵的掌声浪潮中，她看见了王丹错愕的神情，见着了众评判对文清风的嘉许，她真的成功了。

看！前头田边的房子，那就是清风的家。兴奋让林语萤加快脚步，铃儿般的呼声又响起“清风！清风！”

“你是谁呀？找阿风干什么？”正在田上劳耕的老伯问道，一旁的老妇朝着林语萤走来。

“我言语萤，是清风的旧同学。”林语萤礼貌地笑道。就快见到清风了，心里一直这样想着。

泪水流过老妇满是皱纹的脸，与脸上的汗水交融在一起，分也分不清。老妇哭咽道：“阿风……阿风，三月前就走了！”

“不！不可能的！”林语萤惊悸地望着老妇，嘶吼般叫道：“不可能的！”崩溃，林语萤赖以生存的信念崩溃了，一跤摔倒在地，双手无意识地挥动。

“清风……”林语萤低语喃喃道。

X

X

X

语萤：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找我，我已见不着你了。在学院的日子真快乐，至少骨癌仍未发作。不让一段错误的感情开始，这是对的。对我来说，爱一个人是痛苦的，被爱也是痛苦的。见着了那幅《寻找》吗？我寻找不到永远的幸福，但你一定能的，因为你还有时间。

清风留笔

X

X

X

林语萤欣赏《寻找》中的画意，她要寻找清风留下的心魂。栩栩如生的英勇海鸥飞翔在画中央，围着它的是一层蓝而白的自由天空。但层层黑夜却又困着这片蓝天白云，海鸥正寻找着出路。

“一个让人哭的人总比一个让人笑的人来得刻骨铭心，我爱你。”林语萤提着画站在文清风的墓碑前，深深地印上了血红色的一吻。

夕阳西下，血红的吻痕极为夺目。



吃雪糕的 好 时刻

林德顺

从熙攘喧哗的霸级市场出来，停车场的空气就没有那么凉快可喜。阿弟觉得全身皮肤有些痒。他想象汗珠正艰辛地挤着身，试图从毛孔的细隙挣脱。果然，小宝也作此想：“爸，全身好像有针刺我似的。”

“是啦，外面的天气很热，我们快点回家去。”

“好呀，快点回家就可以快点吃雪糕。”小宝说着话的时候，他那可爱的单眼皮视线早已落在阿弟手上塑胶袋里的那盒雪糕。感谢现在霸级市场竞相开张，这样的宝贝现在才卖得如此便宜，他只花四块钱就买到这十条一盒的雪糕，这会儿还是赶快回家好好享用吧。想到这里，阿弟握紧小宝的手，脚步不期然稍为加快。

刚才下午他一踏进家门时，小宝就飞快地跑过来，眉飞色舞向他叫道：“爸，你回来了！”惹得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这孩子在他去外坡工作的一个月里，相信整天都呆在大姐家里吧。自从美淇跟别的男人走后，阿弟他又被老板解雇，坐困愁城之下，听人介绍彭亨内地需要锯板工人，他一咬牙就把孩子交托给大姐，只身跑到内地去。谁知那里的规矩是首个月工作不能休假，至到工人熟练整个锯板程序为止。他好不容易忘记美淇的样子，但几天总要打一次电话给小宝。而每次挂上电话后他的心又绞痛不已。他相信大姐不会亏待小宝，但她自己身边也还有两个孩子，加上肚子里怀着的另一个，恐怕她也分身乏术。所以当大姐缓慢地从房间踱出来时，他突然就起了个念头抱起小宝道：“走，我们去买雪糕吃。”大姐有气无力道：“阿弟，你刚到家，还没有冲凉啊。”他笑呵呵不语和小宝从组屋的楼梯拾级而下。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这个霸级市场。眼看自己的那部小灵鹿就在前面，他掏出车匙开了车门。首先把雪糕挂在汽车唱机的旋钮上，然后抱起小宝把他放在司机旁座位，关了车门，就在要开车的时候，小宝突然问道：“爸，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吃雪糕呢？”

“现在还不可以，我们要把雪糕带回家去请世伟表哥和淑玲表妹吃。你住在大姨家我们应该要谢谢他们。”小

宝听了像是有点不高兴，阿弟问道：“小宝，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大姨打你吗？”

“没有，爸，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家跟妈咪一起住呢？”阿弟犹豫片刻，想想还是不答他，便转话题道：“小宝，我们还是快点回大姨家去，不然等下雪糕就溶了。”小宝听了也很高兴，他大声道：“爸爸你驾车快点雪糕就不会溶掉。”

“嗯。”答话声中他发动了引擎。这辆旧车动了声音也听来破破的。冷气扭开了也气若游丝似的。“我穷。”他心中轻轻叹道。

蓦地，从霸级市场传来数声震天价的枪响，随之是集体的尖叫声此起彼落，很是慑人。阿弟他整个人跳了起来，顷刻间下意识地把小宝抱过来拥在怀中。还没来得及看小宝的脸，他又听到含糊粗暴的喊话声。接着又一波尖叫声响起，然后连珠炮的枪声再度响起。伴随而来的是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枪声似乎一响比一响还近。他的整身神经霎那间全部绷紧，双眼不由自主地睁得铜铃似的大。正不知所措之际，那种尖锐的轮胎擦地声自远至近继而停止。不知怎地阿弟的颈项稍为可以转动，他赶忙把视线挪到车旁的倒后镜去，果然，只见到几个蒙着滑雪面罩的黑夹克男子，个个持着长枪和拎着涨鼓鼓的旅行袋，正有序

地互相掩护着上去一辆不起眼的客货车。随之就是高速呼啸而去。

整个停车场的空气像是凝结住了。良久都听不到任何人发出任何声响。阿弟惊魂甫定，才想到怀里的小宝不知怎么样了。赶忙低头一看，小家伙的脸一片苍白，一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到阿弟那充满怜爱的眼光注视他时，才扁起咀低声哭了起来。他把小宝紧紧拥在怀里。刚刚他脑海还闪过一个念头，担心小宝会不会被枪声给吓坏了。但动念还不到一秒小宝就哭了出来，他的心情忙着消化刚才的忧虑犹之未及，庆幸的感觉又接踵而至。

但惊险似乎尚未过去，蓦地震天价响的枪声再起，不过听来有些空闷，像是枪匪在底楼开枪所致。然后警号才从另一边的进口传来。阿弟抚着小宝的头道：“小宝不要怕，警察叔叔来了，没事了，没事了。”说话间，一辆辆的警车相续而至。全副武装的军警一个个从警车跳下来，迅速地就包围了现场。如果此刻枪匪们还未窝藏在里边，他们可真的是插翅难飞。一时间，停车场里警靴擦擦声与枪弹上膛声不绝于耳，现场再度紧张起来。

阿弟突然觉得内心划过一阵酸楚。不知怎的，美淇离开他时、工作丢时、房东赶他与小宝出来时，他都没有那么酸痛过。这仿佛是连串打击的总和，此刻乘他忘了抑制

而直捣心扉。正当他想哭出来时，一阵急促的敲车窗声在他身旁响起，他又吓了一跳，忙较下车窗，只见一名军警挺着长枪对准他喝道：

“Lu kenapa di sini? Ada nampak itu perompakkah?” 阿弟他忙道：“Talak, talak, wa talak nampak itu olang, wa mali bili balang saja。”那军警似有所不信的朝他车中四处一顾，然后不置可否地丢下一句话：“lu matikan enjin, tunggu dalam kereta nanti polis benarkan keluar nanti。”

他无奈的点点头关上车引擎。此时怀里的小宝已经止了饮泣，但讲话声中还带点哭音道：“爸，警察叔叔可以捉到坏人吗？”

“可以吧，只要坏人还没有逃出去的话。”讲到这里他心里突然也开始忐忑。万一那辆客货车真的还未离开这个建筑物的范围，或者是去而复返，那在现场警网的大力围剿下，他会不会被殃及池鱼？到了这个地步，想想下似乎行也不得，静也不得。阿弟他只好吸一口气，看着小宝道：“小宝乖，我们在这里再等一会儿吧。”但他心中无不悲观地想道，今天可能就是我和小宝毕命于此了。想到这里他的眼角不禁滑出一滴泪水。但心中竟然闪过一丝快

慰，仿佛是一种解脱。

车厢里此刻就此静了下来。阿弟的思绪还在不着边际的乱想，冷不防小宝扯一扯他的衣袖道：“爸爸，我们买的雪糕会不会溶掉了？”他赶忙从茫然若失的状态里回过神来：“啊！”是啊，刚才买的雪糕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他把雪糕从盒子里取出，只见里头躺着十条用红彤彤的包装纸包裹的雪糕，随手拿起一条都是软绵绵的。他有些手忙脚乱地递一条给小宝道：“快，快把它吃了，不然溶掉了很可惜！”小宝撕掉包装纸看到黑巧克力衣的香草雪糕，苍白的小脸顿时都有了血色。小手一下就把雪糕往嘴里送，口中咀嚼时犹嘟哝道：“嗯……好吃……”

他赶快再撕开两条雪糕，一迳往自己的口中送。慌乱之中，巧克力味、香草味纷骚扰着味蕾，心中也五味杂陈，但他还不忘向小宝点点头示意好吃。霎那间小宝就变成了大花脸，但小家伙还是喜滋滋地道：“爸，我还可以再吃一条吗？”

阿弟相信自己忙乱中脸上沾的巧克力也不会少，不待儿子要求他就想要再递过一条。反正不吃就要溶化掉，花钱买了就不要浪费。小宝接过一条时笑道：“爸，这个雪糕的纸红红的，很像新年拿的红包。”

“是啊，我们小宝现在还没有过年就有红包拿了。”

“爸，我们这么吃了全部雪糕，那世伟表哥和淑玲表妹不是没得吃了吗？”

“嗯，我们改次再买给他们吃好了。”

此刻坐困在车内动弹不得，他们父子俩只好拚命吃着雪糕，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话儿。他轻轻的拭去眼角的泪水，不再胡思乱想，专注地陪着儿子吃了一条又一条的雪糕。外面的围捕行动还在持续着，警方还在草木皆兵的作地毯式搜查，一时风声鹤唳，他们已管不着了。



林德顺现年32岁，霹雳爱大华人。现为玛拉工艺大学彭亨分校中文讲师。因为喜爱阅读的缘故，禁不住动手涂涂写写一番。常感觉阅读就像闭气下水浮潜，当沉下海底时遍寂无声，海底的灿丽世界惟有孤身体会。所以每隔一段时光，总是要浮上水面，把心声重重地呼出来，再吸足氧气，进入瑰丽世界倘佯。

失去地址 的邮件

丁云

婉文与杰纬相恋，三年了，但感情反而陷入低潮……

雨夜里，海员阿水匆匆来寄一邮包，地址却是五十年前已消失的一条街。阿水向婉文诉对妻楠芳的深情，婉文深受感动，约了杰纬一起找寻，辗转找到收信人楠芳，赫然已是七十岁的老妇人！从老妇人口中，才知道阿水已在五十年前一场海难中死去……

(1)

组屋区，夜幕刚刚笼罩下来……

邮局的玻璃门上，挂着个“CLOSE”的牌子。

邮局里，灯光微暗，壁钟宣示7:30分。

婉文收拾好邮件，走出柜台，在门前往外探望一会，微感失望……又抬头看看时钟，涌起不悦反应。

玻璃门外雷声轰隆，随着，传来稀稀沥沥雨声……

另一旁，同事珍妮背起手袋，拿起雨伞，准备离开。

珍：（望婉文）咦？杰纬还没到啊？

婉文有些郁闷的摇摇头，心里埋怨，但不着声。

珍：（安慰）也许因为下雨吧？他才会迟到……我先走了，再见。

文：明天见……

珍妮推开玻璃门离去，雨声卷进来，又歇去。

婉文无聊地背向门口，浏览布告栏的宣传海报。

此刻，玻璃门骤地开了！涌进一阵冷冽的风……

柜台上一些文件飘落地。

婉文不以为意，弯下身拾起文件……抬起头，赫然见一个穿水手装束的男子，全身湿漉漉，像从水中捞起来一样，脸色发白，无声无息站在那儿！

文：（怔愕）呃……对不起，邮局关门了，请明天……

阿水的头发的水珠还不断往下淌，目光呆滞，正捧上一个邮包！

水：（神色焦灼）小姐……帮个忙，我急着上船……这邮包……

文：（打断）我们已经打烊了。

水：（央求，急促的）求求你，这邮包是寄给我老婆的，很重要，在新年前一定要寄到，我赶着上船，不能等明天了……

文：（迟疑一下）好吧……我帮你！（接过邮包，过称，瞄一眼地址）哦，寄本地，邮费是……（一转头，乍然失去了阿水的踪影）

地上只遗留湿漉漉的水迹……

文怔愕莫名，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一阵冷冽的风夹着雨珠撒进来，门又开了，杰纬匆忙闯进来，抖落夹克上的雨珠，抹抹湿头发，一脸歉疚。

纬：对不起，婉文，我迟到了，雨真大，可以走了吗？

文：（慌乱，向门外探头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刚刚走出去？

纬：没有啊……那有人？

文：（坚持的）明明有的，一个穿水手装的男人，他来寄邮包……可是还没买邮票，一转头，就不见踪影！

纬：我真的没看见！（看看表，催促的）婉文，我们走吧。

文：（微恼）你知道现在几点了？音乐会早就开场了。

纬：对不起……我开重要会议，关于开发巴西水坝的……所以迟了，我们现在赶去，还来得及看下半场。

文：那有什么意思？我最讨厌看节目没头没尾。

纬：你别这样好不好？我真的不想迟到的！

文：（有些激动的）你总是这样，这个月你约我，迟到了几次？你上班，我也上班，难道你就不能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吗？……你……你根本就不重视我们的约会，对吗？

纬：（自知理亏，哄抚的）好了好了，是我不对，别生气了，OK？

文：（和缓语气，感到委屈的）杰纬，我不想因为一场音乐会，和你吵和你闹！

我只希望你尊重我，只希望你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好吗？

纬：（一再道歉）我明白，我明白。我们去吃晚餐吧……（故作轻松）我都饿得快昏倒了……婉文关灯，拎起手袋随杰纬出门。

特写柜台上那个邮包，忽然渗出水珠，往下淌……

（2）

邮局内，人龙涌动，柜台人员忙碌地处理邮件。

小办公室里，婉文也在处理文件。

珍妮捧着一个邮包，推门进来！

珍：婉文，这邮包……

文：（抬头望一望，记得是昨晚那邮包）哦，昨晚有个

人交来的，可是没买邮票就走了，先搁着吧，我会处理的。

珍： 这个人真冒失……（眼睛溜转，从背后闪出一封东西来）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文： （微愕）什么东西？

珍妮慎重把喜帖交给婉文。

文： （感到意外，兴奋拉住珍妮的手）珍妮，你要结婚啦？闪电嘛！怎么那么突然的？……不过恭喜你，衷心恭喜你。

珍： （含羞，甜蜜）本来我不想那么快，但他老是催嘛……

文： （取笑）小刚是怕他的未来老婆给人抢走吧？先下手为强，恭喜你！

珍： 谢谢……哦，你和杰纬也快了吧？

婉文给触动心事的，慨叹地，沉默下来。

珍： 你怎么啦？

文：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他从来没提过“结婚”这两个字。

珍： 谈恋爱嘛，有些人追求轰轰烈烈，有些人追求细水长流。可能会有一天，他突然拿着一束玫瑰花，向

你跪下来，说：嫁给我吧，亲爱的婉文你是我的蜜糖，你是我的维他命……

文：（啼笑皆非）你少肉麻了。（静默一下，蕴心事的）有一句话，“情到浓时情转薄”！恋爱了三年还没结婚，那就随时准备分手了。

珍：胡言乱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也很快请我喝喜酒了，对吗？

婉文不置可否淡淡一笑。

此刻闻敲门声，而后，杰纬推门入，手中是一束玫瑰花。

纬：婉文……哦，JENNY，你好。

珍：你来得正是时候。（看看纬手中的花，向婉文眨眨眼）也许是我的“预言”快应验了哦？我去午餐了，拜拜。

珍妮出。杰纬走向婉文，玩笑地。

纬：小姐，还有服务吗？我想寄一束花，还有一张道歉卡给女朋友……

文：（闷闷地）现在是午餐时间，没有邮寄服务。

纬：对，午餐最重要，我也带午餐来了。（从背后亮出一盒PIZZA）这是全素PIZZA，我女朋友最喜欢吃了。我可是排队排了30分钟才买到的。

婉文郁郁的神色和缓下来，接过花和PIZZA。

两人打开PIZZA，吃着，有谈有笑。

杰纬发现桌上的喜帖，好奇问：

纬： 咦，有谁要结婚了？

文： JENNY啊。

纬： 哦，这么快？就走进爱情的坟墓了？

文： 她与男朋友拍拖快一年了，结婚是很自然的事啊。

（说着，含意味的瞟纬一眼，似在暗示，他们恋爱三年了。）结婚也不一定是爱情的坟墓……

杰纬却咬着PIZZA，没特别反应。

婉文有点索然无味，把吃剩大半的PIZZA放下……

(3)

熙来攘往的人潮，摩肩接踵。

婉文夹在人流中，踟蹰的脚步，无所适从的。

人流都匆匆越过她而去……

她耳边隐隐涌起杰纬的话：这么快？就走进爱情的坟墓？

怔忡间，面前赫然是一盏红灯！

(4)

珍妮穿着美丽的婚纱，和新郎手牵手走出来。

珍妮脸上洋溢甜蜜、幸福的笑靥……

彩纸，金粉洒下，宛若梦境般缤纷。

亲友们纷纷上前，给予一对新人祝福。

站在较远的一个角落，婉文感触良深，手上紧紧捉着“花球”……

(5)

邮局玻璃门依旧挂着“CLOSE”，周遭寂寥无人。

婉文收拾好，关灯，准备离开……

门外似有雨声传来。

文：（喃喃的）唉，又下雨……（从手袋里拿出雨伞）

忽然间，水手装男子又一身湿漉漉闯进来！

婉文怔愕，瞪住那人。

门外雷声轰隆……阿水全身湿透，脸色惨如白纸，打着哆嗦，瑟缩探询。

水：小姐……我……我的邮包寄出去了没有？

文：（懊恼）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前晚我本来要帮你寄

的，可是你没付邮费，人就不见了，我怎么帮你？

水： 邮费？哦……哦……可是我……我……身上没钱阿……

文： 没钱？……你究竟发生什么事？搞到这么狼狈？

水： 我……我是航海的，遇到海难，身上的东西都丢光了……

文： 那……你怎么不回家呢？

水： 我……（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我不能回家，不过……不过我答应老婆，过年一定要回家吃团圆饭的。求求你，帮帮我……这个邮包，一定要在新年之前寄到我家的。求求你……

婉文看着阿水，揣测他所讲的话之真实性。

阿水却一脸焦急，求助的望着婉文。

文： 好吧，这个邮包，我会帮你寄出去的！

水： 谢谢你……谢谢你……

此刻，婉文手袋里的传呼机“毕毕”响起。

婉文打开手袋，拿出传呼机……

一抬头，赫然又不见了阿水的踪影！

却见玻璃门似刚刚关上，微微晃动……地上遗留着一滩水迹。

冷风涌进来，婉文不由打了个冷颤！

(6)

婉文正在埋头处理邮件，把资料输入电脑时，珍妮捧着个邮包进来，搁在桌上。

珍： 婉文，这邮包寄不到，退了回来，怎么处理？

文： （看一看邮包，怔愕）咦，这不就是……那一个男人寄给老婆的邮包？怎么给退了回来？

珍： （迷惑）哪一个男人呀？

文： 哦……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当海员的男人。

珍： 可能地址写错吧？邮差说根本没这地址。

文： （详看地址）福南街35号……李楠芳小姐……奇怪，那个人既然那么急，要将邮包寄回家，怎么可能糊里糊涂写错地址呢？

珍妮耸耸肩，迷惑不解。

婉文感到惴惴不安。

文： 真奇怪……一个当海员的男人，身上没钱，急着要把邮包寄给老婆……但地址却找不到，更奇怪的是，他每一次出现，总是穿着湿淋淋的水手服……好像在水中给捞起来一样！而且总是在晚上出现……

珍：哈哈，我明白了！

文：（吓了一跳）你明白什么？

珍：（故作陶醉状）就好像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那样……啊，挺浪漫的，那个人穿越时空来到现代，寄上邮包给老婆，真痴情。

文：（白珍妮一眼）你呀，看电影太多了吧？

特写搁桌上的邮包，似有水迹渗了出来……

（7）

婉文离开了邮政局，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前走。

夜幕低垂，天边隐隐约约传来雷声……

风掠过路旁的树丛，飒飒作响。仿佛骤雨将至！

婉文加快了脚步……

突然间，树丛旁闪出一个黑影！

婉文赫然止步，定眼一看，原来是阿水。

阿水仍然是那身水手装，仍然全身湿漉漉，仿佛淋过雨似的。

文：是你？（错愕）你不是上船了吗？

水：还没有……我的邮包寄出去了吗？

文：（感到不悦）你还说呢，根本没那个地址！也根本

没李楠芳这个人，你叫我们怎么寄呢？你是不是恶作剧？太无聊了！

水：我……我不是恶作剧。（坚持的）我没有骗你，那地址是正确的，我真的想寄邮包给我老婆，里面还有一封信，很重要的。

文：（狐疑，看着阿水一脸真诚，又打消猜疑）那你……有没有写错地址？

水：不会的……福南街53号……

文：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打个电话给你太太？说你将在除夕前回家吃团圆饭呢？

水：电话？……呃，我家没有电话的。

文：（不耐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忙了一整天，累死了……赶着回家……

（撇开阿水，转身欲走）

阿水却紧张的拦住婉文，双手相握，打着哆嗦。

水：不……不……小姐，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住在福南街35号！街头和街尾，有两间咖啡店，很出名的。靠近大马路的是“大北”，街角那间叫“月兰亭”，生意很好，不会找不到的！

婉文看阿水认真的模样，不禁感到困惑。

风吹得路旁的树叶沙沙作响，此刻有几个路人，匆匆而过……阿水却害怕、畏怯的往树荫躲缩，脸色越发苍白。

文： 喔……如果你很想见你老婆，可以回去找她呀！何必老是跑到邮局来呢？

水： 我……我是很想见她，可是，我想给她一个惊喜……自从我去航海后，大半年才回家一次，也很久没写信回家了……她一定等得好心急，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设法把邮包寄给她，好吗？

婉文望住阿水一脸的真挚，有一种微妙的感觉，相信了他所言。

刹那间，婉文忽然想起了杰纬，想起了他们“变淡”的感情……

文： （感触，唏嘘的）你好像很思念你太太？多久没看到她了？

水： 是很久了……我们结了婚不久，我为了生活，就去航海，往往随着大轮船到处去，大半年才回家一次！不过，我答应过她……（有点急切的）今年的除夕，我一定会回去和她吃团圆饭的。我急着寄邮包回家，就是要通知她呀！

婉文听到阿水真挚流露，有些感动。

文： 你们结婚多久了？

水： 快两年了……（有点唏嘘）不过聚少离多。

文： 你们一定很要好，很恩爱吧？

水： （点点头陷入回忆中）楠芳是个好女人……我全家都在战火中遇难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个穷光蛋，楠芳却一点也不嫌弃我。本来有人给她找媒，是一个杂货店少东，但她偏偏选中我，跟我一起挨苦！（回过神）喔……越说越远了，我也该走了……小姐，请你帮帮忙，一定要把邮包寄出去。

文： （有点怔忡）喔……我……

阿水的身影瞬间闪没入树丛后，已然不见……

此刻，霏霏细雨洒落下来！婉文忙撑起雨伞。

文： （望着迷离的雨雾，困惑地）战火？……媒人？他究竟是哪儿人？

（8）

婉文正在办公室，杰纬推门入。

杰纬显得奔波过，抹抹汗，把一些复印资料交给婉文。

纬： 我查过了，福南街已经不存在了。那一带的居民，在

1977年全搬走了。现在那里的景象，完全不同了……
…高楼大厦，发展成为“福南中心”电脑城。不过……
…听说那儿以前有两间很著名的咖啡店，一间叫“大北”，一间叫……

文：（兴奋，接口）月兰亭。

纬：你……你怎么知道的？

文：有……有人告诉我的！（望着桌面上的邮包，脑海中闪起阿水苍白的脸容）

画面闪回阿水求助于婉文的情景……

水：不……不……小姐，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住在福南街35号，街头和街尾，有两间咖啡店，很出名的。靠近大马路的是“大北”，街角那间叫“月兰亭”，不会找不到的……

婉文不禁心生寒意，伸出手，想触摸那邮包，却又缩回来！

纬：（诧异）婉文，你怎么啦？

文：（回过神）呃……没事……

纬：你……查这地址干吗？

文：哦，有个当海员的男人，说要寄邮包给老婆，地址就是福南街！可是……照你所说，福南街早在

1977年已经不存在了。

纬：（直觉反应）这个人，一定脑筋有问题！

文：（不以为然）开始我也以为他神经有问题，或者是恶作剧，可是……看来又不像！婉文显得苦恼，惶惑的。不禁摸摸那个邮包。

纬：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别理他了。

文：怎么能不理呢？他……看起来蛮可怜的。他是个海员，跟太太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非常好，他寄邮包，目的是让太太知道，今年的除夕，他一定会回家吃团圆饭。

纬：（失笑）你怎么肯定他不是恶作剧？那邮包里究竟是什么宝贝？不如拆开来看看吧？

文：不行，我答应过她，一定要把邮包寄到他太太手里的。

纬：地址都不在了，怎么寄呢？

文：总会找到的。（坚持的）怎样？你帮不帮我？

纬：（无奈，摊摊手）怎么找呢？大海捞针一样……

文：（郁郁的）不陪就算了。

纬：我又没说不陪……

(9)

国民登记局外观空镜。

婉文、杰纬站在其中一个柜台前，向女职员询问。

员：（看了看，将纸条交还给婉文）对不起，我们帮不了你。

婉文失望神情，收回纸条。

杰纬陪着婉文离开柜台。

文：（望着杰纬）我还以为在国民登记局可以查到……
唉，现在，真的像大海捞针了。

纬：你算是尽了人事了。我们回去吧。

文：（执着的）不，我不相信找不到！我们再到福南中心一带走走吧。

纬：（索然）小姐，你不是真的吧？

文：（喃喃的，迳自向前走）那个邮包，我一定要寄到他太太手中……



(10)

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而过。

婉文向正在聚首聊天的老人询问有关“福南街”的资料。

老人摇摇头，表示不清楚。婉文失望神色。

杰纬拉拉婉文的手，示意她走开。

画面换，另一条街。杰纬问一老妇人。

老妇人一脸茫然，举起枯瘦的手，指指东边，又指指西边……最终欲言又止。摇摇头，走开去。

婉文、杰纬索然反应，徘徊街头……

(11)

婉文、杰纬相偕走入咖啡店，疲累不堪的坐下来。

咖啡店里茶客寥寥落落，老伙计迟缓走过来。

老： 两位……喝什么呢？

文： （只叫自己的）咖啡。

纬： 两杯吧。

老伙计又迟缓走开。

纬： （吁口气）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文：（涌起不满的）你觉得陪我，是件很浪费时间的事吗？

纬：呃……我没这意思，我只是觉得，犯不着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犯不着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穿街走巷去找一个不存在的地址……（看到婉文一脸不悦，转语气）OK，我修正，是为了一个多情的男人，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太太！

文：（瞪着杰纬）你觉得莫名其妙吗？他急着把邮包寄给太太，让太太知道今年除夕，他一定会回家吃团圆饭……免得她牵肠挂肚，这很莫名其妙吗？你不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这样关心对方的吗？

纬：好了……别再说了，要不然，我们又要吵架了。

老伙计捧了咖啡过来，收了钱而去。

两人各怀心事，默默搅着咖啡。

婉文沉默一会儿，脸色缓和下来。

文：杰纬……你会不会觉得，我老喜欢闹情绪？

纬：不会啊。

文：（瞄杰纬一眼，看穿的）别骗我了！你心里一定觉得我很烦，对吗？最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啦。

（认真看住杰纬）我们在一起三年了，曾经很快……很甜蜜，可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感情

变淡了，我对你……越来越没安全感。

杰纬失措，有些迷惑地望着婉文。

文：（感触的）JENNY结婚了，我身边的同事，好友，一个个都结婚了……

纬：婉文，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故作轻松一笑）我的上司正在办离婚，还有……RICHARD你也认识的，结婚才一年，就吵着闹离婚了！婚姻其实是一张纸，并不能保障什么！大家在一起，觉得开心，不就够了吗？

文：问题是……我越来越不开心。

纬：为什么你会这样呢？

文：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到我们的将来。

纬：将来？将来谁能预见呢？捉紧现在才重要嘛。即使两人结了婚也不能保证有将来啊！结婚能使到感情永恒不变吗？

文：（郁郁的）那你的意思，是对这段感情没信心了？

纬：呃……我不是这意思……

文：（怨怼的瞪着杰纬）你根本就是。

杰纬哑然，无言以对。

婉文感到生疏的望着杰纬。

两人冷僵了似的……

老旧的风扇咿呀咿呀的转动着。

文： 你……你走吧。不用再陪我了。

纬： （微愣）什么？

文： 你不用勉强自己，我知道你陪我东奔西跑，已经很不耐烦了。

纬： 婉文，我……

文： （转头，不看她）哦……阿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老伙计迟缓地走过来。

老： 什么呀？

文： 请问……你住这一带的？

老： （点点头）是啊。

文：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楠芳的女人？

杰纬本来想走开，忍不住停下来。

老： 李楠芳？

文： 是啊，李楠芳，她以前住福南街一带的。

老： 我在这里几十年了……福南街的街坊，老老少少我都认识……（努力追忆的）可是这……这李楠……

文：（忙补上一句）她先生是当海员的！

老：哦……哦哦，你是说阿水啊？他老婆是叫阿芳……
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你要找的李楠芳。

文：（兴奋地）可能她就是我要找的人……阿伯，你知不知道她搬去那里呢？

老：（轻敲脑袋，思索）我想想……让我想想……

婉文充满期待反应。

（12）

婉文、杰纬相偕走出来。

文：（冷漠的）你走吧，我不需要你陪！

纬：（有点焦急）婉文……

婉文不理他，径自转身去。

杰纬迟疑一下，拔步追上去。

纬：等等我……我也想看看那李楠芳，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婉文默然，停下脚步等杰纬。

两人并行，渐渐走远……

（13）

两人来到一栋旧楼外，昂头上望。

文：好象……是这里了！

纬：哇……这店屋真残旧，恐怕要拆了吧？

两人走到阴暗的楼梯口……

长长的楼梯显得陡斜，残旧、阴阴暗暗。

两人慢慢地，一步一步上楼。

(14)

婉文、杰纬终于爬上长楼梯，来到芳家的门前。

两人微喘气，神色有些紧张。

婉文伸手，轻轻敲敲门。

没有丝毫动静，屋内寥寂无声……

杰纬用力再拍拍门。

纬：喂……哈喽，有人在吗？

等一会儿，仍然没回应。

纬：我看没人在……这么旧的楼，可能搬走了。

两人失望反应，正想转身走开。

此刻，里头忽然传来开门声！

婉文、杰纬齐惊喜。

门慢慢地被打开了……

一个约莫七十岁，头发花白。老迈，但穿着素净，一脸慈祥的老妇人站在门口。狐疑地望着两人。

芳： 你们……找谁呀？

文： 老太太，我们找李楠芳小姐。

芳： 哦哦……李楠芳……

文： 是啊，请问……她在吗？

芳： 在……在……我就是李楠芳！

婉文、杰纬齐感到错愕，瞪住面前的老妇人。

文： 你……你就是李楠芳？

芳： 是啊……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纬： （忙加以确定的）老太太，你以前，是不是住在福南街35号的？

芳： （肯定地点点头）对呀。

婉文惶恐、震栗的望着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文： （喃喃的）不……不可能的……

婉文突然转身飞奔下楼。

杰纬失措，也追去。

纬： 婉文……婉文……

留下一脸茫然、困惑不解的芳。

(15)

蒸馏开水注入杯里。

杰纬将开水递给婉文。

婉文接过杯子，手有些颤抖……喝下大半杯水，神情仍犹有余悸。

文：（喃喃的）那个寄来邮包的海员……只有二十几岁！他……他的太太，怎么可能这么老呢？（急促的）他……他每一次出现，都穿着水手的装束，他说他遇到什么海难……什么都弄丢了，他……他难道是……

婉文越说越心惊，咬着唇片。

杰纬安慰的，拍拍她的肩膀。

纬：婉文，你别疑神疑鬼了！都网际网络时代了……

文：（慌急地）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指指桌上的邮包给杰纬看）你看，福南街35号，可是……地址上的那排店，二十年前已经被拆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邮包，应该在五十年前已经被寄出去啊！

纬：（不以为然）婉文，你冷静点好吗？那个老妇人，

肯定是李楠芳，但那个年轻的海员，就未必是她老公，很可能是哪里跑出来的神经病人，故弄玄虚……

婉文强持平静，坐下来，喝完剩下的半杯水。

文：（认真的望住杰纬）不！他不像是神经病，也不像在故弄玄虚……更何况，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对太太的感情是真的！（深深吸口气）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奇怪……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全身湿淋淋，像是……从海里捞上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纬：（失笑）那你以为他是谁？穿越时空的人？还是……幽灵？鬼？

文：（方寸大乱）我……我……

纬：（故作轻松，拿起邮包，掂了掂重量）那你准备怎么处理这邮包呢？

婉文伸手想摸那邮包，感觉手指一阵冰冷，赫然缩回手。

文：为什么……这邮包这么冷？

纬：（狐疑）没有啊！（看婉文心有余悸的样子）不如，把它扔掉算了。

文：不……不能扔……

纬：你还敢把这邮包送去给老太太吗？

文：呃……我……（迟疑了一阵，不觉失笑，想开的）
其实，我有什么好怕的？如果那个人是鬼，他又没害我，对吗？而且，那位老太太蛮可怜的，等待老公的邮件等得那么多年，我更应该去完成她的心愿！

杰纬一时愣住。

（16）

婉文、杰纬战战兢兢来到芳家门前，神色紧张。

婉文手捧着那个邮包。

门终于慢慢打开了……老妇人出现门口！

芳：（望了望，认出两人）是你们啊？

文：对不起……我是邮局的职员，昨天匆匆忙忙，忘了把邮件交给你！

芳：哦哦……送邮件的，进来坐吧。

婉文、杰纬互望，有点迟疑。

芳：（好客的，殷切）地方很简陋……很久……很久没人来探我了。

两人有些不忍，点点头，相偕而入。

厅里陈设简单，但十分整洁。窗帘洗得浆白，桌椅，沙发，有架旧式唱机。花瓶插着一束康乃馨，使屋里添了一些生息。

芳： 随便坐吧！

文： 不必客气了……老太太，我们只是来把邮件交给你。

芳： （接过邮包，淡淡一笑）谁会寄东西给我呢？

文： 是你先生……但地址写错了，我们查了很久，才查到你原来搬来这儿。

芳： 我先生？（看看邮包上的字，神色凝重，颤抖着手，把邮包放在桌子上）

文： 老太太，你……没事吧？

芳： 我……我没事。

婉文、杰纬诧异的互望一眼。

楠芳慢慢拆开那邮包……

只见邮包里是一件折叠着的旗袍，还有一封信。

楠芳望着旗袍，眼眶噙着泪……怔呆了好一阵。

文： （担心）老太太！

楠芳强压激动，拆开那封信。

芳： （眯着眼，像看不清字迹）唉……我的老花眼镜呢？

(找寻眼镜)

文： 老太太，如果你不介意，我帮你念念吧。

芳： 好……好……麻烦你了。

文： (接过信，念着) 楠芳吾妻，货轮的航程还算顺利，再过两周，在上海下完货，准回家过年，共吃团圆饭。寄上旗袍一件，希望合身。祝快乐……明水字。

芳听完信的内容，静默着。

婉文、杰纬楞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楠芳慢慢走到窗前，朝外望。

婉文、杰纬望着老太太的背影。

文： (关心的轻唤) 老太太……你没事吧？

楠芳缓缓转过头，只见两行泪滑落脸颊。

芳： 呃……对不起！（把眼泪抹去）谢谢你们把邮包送来，你们先坐坐吧，我去泡茶。

文： 不用麻烦了，老太太。

纬： 我们要走了……

芳： (亲切拉着婉文的手) 要的要的……你们坐！（即转身进厨房）

特写案上那束康乃馨悄悄的陪着客人。

热茶注入茶杯。

楠芳捧茶给婉文、杰纬。

婉文、杰纬接过茶，齐声道谢。

楠芳望着袅袅上升的茶烟，感触良深的。

芳：明水是我先生……他……他在五十年前已经死了。

文：（震惊）死了？

芳：嗯，他是跑船的！船在大海中翻复……这个邮包，应该是他当年想寄给我的。想不到这么多年才收到……噢，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个邮包的？

文：（想到阿水全身湿漉漉，脸色惨白的模样，心里又是一惧）呃……

纬：（忙接口）哦，有人拾到邮包，交给邮局处理。

楠芳点点头，也不再追问。轻抚眉头，陷入回忆的。

芳：明水离开时，答应回来吃团圆饭的……还说，要买件旗袍给我过年时穿！想不到，他人回不来，东西却寄回来了。

婉文望着老妇人，竟然不再感到害怕，只觉得一阵

无由的感动。

文： 老太太……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芳： 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概有五十年了吧？
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全家人都在战火中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福南街一带的杂货店帮人送货！……（眼色空蒙，堕入回忆中）

（17）

楠芳的画外音带入……

芳：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热闹的街道，行人如梭。三轮车驰过。

X

X

X

楠芳踩着脚车，慢慢越过街道。

突然间，一个小孩嘻笑着，冲过马路！

楠芳急闪避，脚车左右摇摆，撞向另一辆载着货的脚车。

载货脚车直翻进路旁沟渠！车后架的货物散得满地。

楠芳过意不去，爬起身，上前察看。

芳： 对不起……对不起……

对方从沟渠爬上来，手脚擦伤多处，但毫不动气，径对着芳傻笑。

水： 没关系……没关系……

芳： 哎呀，你受伤了！

水： 没关系，没关系。

楠芳看明水一脸憨相，忍不住噗哧一笑。

芳： 别再说没关系了，快止血吧，手伸过来！

阿水呐呐地伸出手。

楠芳为他包扎上手帕。

阿水赧笑，不好意思反应……

老年的楠芳的画外音又插入。

芳：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在第二天，他又出现了。

楠芳脚车上挂着菜篮，踩骑而过。

却见明水一手扶着脚车，站在路旁，似有所待。

明水见到楠芳，喜不自禁，拦停了她。

水： 小姐……还你手帕……（将摺得整整齐齐的手帕递给楠芳）

楠芳含羞接过。

水：（望着楠芳，欲言又止）呃……呃……我走了……

明水推着脚车慢慢离去，但又频频回望，身影渐渐没入人群中。

（18）

厅里暗了下来。灯亮起，老年的楠芳仍然眷恋于回忆中，浮起一丝微笑。

文：（忍不住追问）后来呢？你们怎样了？

芳：（闪过一丝羞怯）后来……我们不就结婚罗！我父母嫌他贫穷，反对我嫁给他，不过……我还是选择了他。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们虽然穷，但过得很开心，他是个好男人！我没有嫁错人……

（19）

局促的小房间，乱作一团。

雷声轰隆，大雨如注……

屋顶漏水，楠芳和明水手忙脚乱，用水瓢、面盆、牛奶罐盛雨水。

两人卷缩在没漏水的角落，依偎在一起，互望，温馨一笑。

(20)

老年的楠芳画外音继续。

芳： 后来，他说要去航海，可以赚多点钱……

楠芳陪着明水走过长长的码头。

明水背着包袱，毅然挥别而去。

楠芳依依不舍，含泪目送……

芳：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出海，三个月后才回航。他特地带了一件东西送给我。

(21)

一张唱片放入古老的旧式唱机上。

水： （边说）这唱机是船上的洋人船长丢掉的，我拿来修一修，还可以用。

唱盘旋转着，播出歌曲。

曲： 我……有诉不完的衷情……不敢，向你倾吐，只有在梦中，把真情流露。

明水情不自禁地拉楠芳的手。

水： 来，我们跳舞！

芳： 跳舞？

水： 是啊，我在船上看到那些洋人，就是一边听歌，一边跳舞的，来吧……

芳： （失措）我不会啊……你会吗？

水： （慧笑）其实……我也不会跳，不过，看他们就是这样接着对方，随着音乐，转呀转的……很容易的嘛！

楠芳不由自主让明水搂着兜转。

两人开心的笑着……

唱机播放的歌声继续。

两人渐渐熟练舞步，翩翩而舞。

（22）

回到现实，老年的楠芳不胜唏嘘的，打开遮盖唱机的布，抖落些许灰尘。

芳： 这……就是明水带回来的旧唱机，五十年了，还可以听歌……

楠芳默默放下唱片，小心翼翼搁下唱针。

周旋的歌又悠悠唱起。

曲： 我有诉不完的衷情……不敢……向你倾吐，只有在梦中，把真情流露。多少次梦里相聚，记忆已模糊

……盼望你到我身边，听我细诉……

芳：相聚是短暂的……两天后，他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说他一定会回来过年的！还会买件新衣裳给我……那知道，这一去，就遇上海难……（哽咽的，说不下去）

婉文同情的，感伤地按着楠芳的肩。

纬：（忍不住问）这么多年来，你……就一个人过日子吗？

芳：是啊，过着过着……也习惯了。

纬：你难道……没想过……（很难启口的）

芳：（似知道杰纬要说什么，淡泊的笑了笑）哦，明水虽然走了……但……我感觉到他像还活着。除了他，我是不可能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我们那时候……决心跟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我今年也七十几了，就等着和明水团聚的一天了……

婉文、杰纬深受感动的望着白发苍苍的楠芳。

芳：（想起什么，起身）啊……讲了老半天，你们还没见过我们的结婚照片呢！

楠芳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发黄的相簿。

婉文感到有些紧张，合握着手……

楠芳翻开相簿给婉文、杰纬看。

芳：哪……这就是明水了。

婉文看到的照片中人，果然和邮局见过的水手，一模一样！

婉文脑海闪回阿水全身湿漉漉，来寄邮包的情景。

婉文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还是感到一阵惊栗，不敢接过相簿。

杰纬了解婉文的心情，悄悄握住她的手。

(23)

婉文心事重重，一步一步走下阴暗的楼梯。

杰纬也神色沉重，紧随婉文而下。

楼下仍隐隐约约传来周旋的歌声……

走出楼梯口，婉文停下步，回望杰纬。忍不住说。

文：我……我在邮局见过的男人，真的是她先生，跟照片中一模一样！



纬：（粟然深吸口气）一个死去五十年的人，怎么可能出现在你眼前呢？……也许，他根本没死呢！

文：即使他没死，也应该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怎么可能还这么年轻呢？

杰纬语塞，感到困惑不解。

文：（释怀）不管怎样，把邮包送到，我的责任已了。就把这件事忘了吧。

两人沿着静静的夜街，慢慢走去。

文：刚才……听老太太谈起往事，我有很多感触。

杰纬侧头望一望婉文，没答腔。

文：不管阿水是人……还是鬼！他都没忘记回家吃团圆饭的承诺，而李楠芳，五十年来，对丈夫的感情，丝毫没改变！

杰纬默然跟随，望着两人若即若离的影子。

文：（忽然问杰纬）我们……能做到吗？

杰纬怔忡，难以回答。

文：（怅惘的）你说得没错……婚姻，并不能保障什么！结婚也不能保证大家在一起五十年，感情不变，对吗？可是……一对恋人，如果连结婚的勇气都没有，哪……他们的感情还能维持系多久呢？（

怨怼的望着杰纬，摇摇头）杰纬……我忽然觉得，感情好累！

纬： 婉文……我送你回家吧。

文： 不用了，我想自己一个人走回去……

婉文头也不会回，独自走向寂寥的街道。

杰纬也没挽留，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24)

桌面上堆满凌乱的邮件。

婉文却坐在那儿，托住腮发怔。

珍妮容光焕发，推门进来。

珍： 还在忙啊？吃午餐了……

文： 我……没胃口，不想吃了。

珍： 怎么？跟我吃午餐就没胃口？（作弄的）如果是男朋友陪，马上就胃口大开了，对吗？哦，打个电话约他吧？

婉文还是郁郁不乐的摇摇头。

珍： 害羞啊？你不打，我帮你打！（拿起电话）

婉文却忽然按住珍妮的手。

文：别打了……我……我和杰纬，已经分手了。

珍：（怔愕）什么？分手？

文：（强作平静）其实……也没什么……

珍：还说没什么？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有什么不愉快，或者误会，大家各让一步，不就没事了？何必搞到要分手嘛？

文：你不懂……我真的不想跟一个男人拍拖十年八年，还没名没份的！大家都是女人，你应该了解……谁想谈一辈子恋爱呢？

珍：杰纬他……从来没向你求过婚吗？

文：（感到疲累的抹抹脸）JENNY，我没心情谈这个问题。

珍：对不起……那我先出去了。（同情，爱莫能助的望婉文一眼，转身去）

婉文望着那堆凌乱的邮件，仿佛自己的心情。无聊地拨拨邮件，惘然托住腮。

此刻，电话骤然响起……

婉文震醒，接电话。

文：喂……我是，你是哪位？哦哦，李楠芳？（感到意外）老太太，是你？哦哦，你请我们吃饭？你太客

气了……好好，我会准时到的。BYE……BYE!

93

(25)

牛车水旧街店屋夜空镜。

芳家门前，婉文提着水果篮，伸手敲门。

楠芳来应门，亲切的把婉文引进厅里。

芳： 哦哦……你来啦。

文： 老太太，这些水果……

芳： 人来就好，何必破费呢？咦，你男朋友呢？

文： （谎称）哦，他开夜班，不得空。

芳： 那我们开饭了，我烧了几样小菜，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楠芳把婉文引到饭桌前。

只见桌上摆了多样精点小菜。

文： （坐下）老太太，何必这么客气呢？那么多菜。

芳： 那里，只是家常菜而已，你这么热心，奔波了好些地方，才把邮件交给我，我心里真的很感激……来来，多吃点吧。（殷勤的夹菜给婉文）

文： 谢谢！

楠芳喝了口汤，感触的。

芳： 好快哦……再过几天，又过年了。又是吃团圆饭的时候了。（亲切问婉文）婉文，你每一年，都留在家里吃团圆饭吧？

文： 呃……我父母，一个哥哥，都住在国外。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过年就随便烧几样菜，和男朋友一起过……

芳： 那也是团圆饭啊！等你们结了婚，有了孩子可热闹了。

提到结婚，似触动了婉文心事，停下筷子。

楠芳感到不对劲。

芳： 你怎么啦？

文： 呃……没什么。（掩饰的，扯开话题）老太太，你每年的团圆饭，都在这儿吃？

芳： （淡泊笑了笑）我一个老太婆，能上哪儿呢？不就……自己煮点东西，多摆一副碗筷，就当作……是跟明水一起团圆吧。

婉文感受到楠芳几十年来承受的孤寂、酸楚。

整个屋子好像静下来似的……

窗外悠传来久远年代的歌声，似周旋，似李香兰。

芳：（倾听歌声，似在缅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今年除夕，明水会回来陪我吃团圆饭的……

婉文果然一愕。

芳：（期盼目光）他……他会回来的。

文：（失措）老太太……

芳：（回过神）哦，你看我，说到哪儿去了？吃饭，吃饭……对了，婉文，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文：什么事呢？

芳：哦……我最近风湿病又发作，上下楼很不方便……（有些害羞，忸怩）你能不能帮我买些胭脂水粉什么的。

文：（会意老太太是要化妆）没问题，我帮你买……

（26）

邮局的玻璃门被推开，婉文走出来。

婉文越过交通灯，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

一个身影追上来，边唤！

纬：婉文……等等我……

婉文停步，回头，见是杰纬，诧异。

文：（淡淡的）有什么事吗？

杰纬欲言又止，耸耸肩。

纬：呃……没什么，你还好吗？

文：老样子。

纬：（搭着话）好快，又匆匆一年，过两天，又是除夕了。

文：（感触）是啊，真快！

两人沉默下来，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

纬：哦，那老太太怎么样了？

文：我昨天才上她家，她没事，精神很好。（审视杰纬）你不只是想跟我谈这些吧？

纬：呃……其实，我想告诉你……公司打算派我去南美洲巴西！那边有个水坝工程。

文：哦，去多久呢？

纬：也许两年……也许更久……

文：（故作轻松的笑笑）不错啊，恭喜你！建水坝，一直是你的愿望嘛。

纬：（似蕴心事）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望着婉文的脸）两年后，不知道大家变成怎么样了。

婉文看着那张似熟悉又陌生，曾经抚摸过、亲吻过的脸。心里有些抽搐的感觉。但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淡然浅笑。

杰纬仍然想说什么，但摊摊手，又把话吞回去。

纬： 哦……不打扰你了，我走啦。

文： 哦……杰纬……（招手唤住杰纬）

纬： （涌起希望）什么事？

文： 哦，你还有些衣服，一些书在我那儿……走之前，把它搬回去吧。

纬： （失望神色）好……好的……

杰纬终于转身，大步而去。

婉文着才流露黯然、凄楚、感伤……

（27）

婉文随楠芳入厅。

文： （把纸袋递给楠芳）老太太，我帮你买了口红，粉底，可以吗？

芳： 行了行了，太谢谢你了……（有些腼腆，害羞地独自一笑）都七老八十了，还学人家化妆，真不好意思！不过……今晚明水要回来……我……我不想让

他看到我一脸皱巴巴的。

婉文望一望，看见桌上好多菜肴。

文： 哦，你在忙做团圆饭啊？

芳： 是啊！哦哦，你也该回去准备准备了，你们小两口，可甜甜蜜蜜过除夕了。

婉文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感触地，忽然眼眶盈满泪水！

芳： （失措，关怀的）你怎么啦？

文： 今年……我……我不跟他一起过除夕了。

芳： 你们……发生什么事啦？

文： 我们……已经分手了……

芳： （诧异，难以置信的）分手？好端端的，怎么会闹分手呢？

文： （抹干眼泪，强作欢笑）老太太，不谈这些了……不打扰你了，过了年，我再来拜访你。多照顾自己身体哦！

楠芳突然怔忡，有些恍恍惚惚。

芳： （感触的）过年？……过了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了。（掏出两个红包）哪，先派红包给你们……一个给你，一个给你男朋友！

文：（推迟）不用了……

芳：拿去拿去。（硬塞给婉文）快找他去吧！小两口，有什么打不开的结呢？过年嘛，我团圆，你们也团圆……别嫌我老太婆唠叨，感情啊……可是一生一世的事，千万别再提什么分手了，知道吗？

婉文禁不住眼眶又潮湿了……

（28）

婉文独自沿着新加坡河，慢慢走过来……

她神情落寞，似有排遣不去的愁绪。

来到红灯码头前，只见海面上飘浮着船只，舢舨改成的海上“海鲜馆”。

夜幕渐渐垂落下来。

婉文凭栏望海，不觉思潮起伏……

（29）

旧街夜色空镜。

芳家厅里，古老的唱机正开动，唱片慢慢地旋转，悠悠播着老歌。

餐桌上，摆满丰富菜肴。

两副碗筷整齐摆好……

一旁，摇椅轻轻晃动……楠芳穿着阿水所送的旗袍（与邮包里那件连戏），脸上薄施脂粉，坐在摇椅上，静静地期盼着。

唱片继续播放歌曲：“多少次梦里相聚，记忆已模糊，盼望你回到我身边，听我细诉……”

(30)

歌声带入……

歌：“我有诉不完的衷情，不敢向你倾吐，只有在梦中，把真情流露……”

寂静的街道，渺无人影。

朦胧街灯照着……忽然间，出现一个背影，来到楼梯口，仰望一下长长的楼梯。

周旋的幽怨歌声，隐隐传来。

背影朝着黝暗、陡斜的梯级，一步一步往上爬去！

(31)

厅里，唱片仍旋转着，歌声悠悠。

老年的楠芳静静晃动摇椅，半闭着眼睛。

骤然间，闻敲门声……

楠芳高兴地起身，走去去开门！

楠芳握着门把，带着一丝紧张、一丝兴奋、一丝期盼。迟疑半晌，终于把门打开。

（慢镜）门开……赫然是全身湿漉漉的阿水，站在那儿！

老年的楠芳微笑迎接……

阿水年轻的脸，朝着楠芳笑，充满重逢的喜悦。

水：楠芳……

芳：明水！

此时的楠芳，已幻然变成年轻的美丽模样！就像当年的一对小夫妻。

楠芳轻牵明水的手，来到餐桌前，坐下。

楠芳体贴夹菜给明水，温柔看着他吃饭。

唱片转动，歌声悠悠……

明水已搂着楠芳，随着音乐起舞。

两人互相盈盈而望，脸上洋溢幸福、甜蜜的笑容。

（32）

婉文仍然悠悠望着海上船只的灯火。

一个身影慢慢走到婉文面前……

婉文愕然抬头，发现是杰纬。

纬： 呃……我上过你家，你不在，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想不到你会在这儿！（眼中是探询的问号）今晚是除夕，你怎么不回家呢？

文： （苦笑）回去干嘛？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哦，你找我干嘛？

纬： 我……我……（欲言又止）

文： 你想拿回你的东西，是吗？现在就去吧！

婉文转身欲走，杰纬突然拉住她。

纬： 婉文……我考虑了很久……我不想去拿走我的东西！我想搬来和你一起住……

婉文一时怔措，瞪着杰纬。

纬： 我……决定不去巴西了。

文： （感到意外）为什么？

纬： （坦诚的）婉文……分手的那段日子，我过得很痛苦！我不能没有你……我真傻，得到的东西，却不懂得加以珍惜。还一直在逃避责任……

婉文感动的望着杰纬。

纬： 我相信了……我相信了老太太所说的，感情，是一生一世的！她和丈夫相聚的日子那么短暂，感情却始终没变！（认真的）婉文，我们结婚吧！

文： 杰纬……（含泪投入杰纬怀中）

两人紧紧拥抱，尽在不言中。

街灯照着两人依偎的人影……

两人沿着河岸，走回头。传来两人隐隐的画外音。

纬： 你一个下午，跑哪儿去了？

文： 哦，我去了老太太哪儿……给她送胭脂水粉，她正准备了好多菜，等丈夫回来吃团圆饭呢。

纬： 怎么可能呢？她丈夫不是死了吗？怎么可能回来呢？

文： 她太寂寞了……我想去探探她……

纬： 好吧，我陪你去！

两人加快脚步，渐渐走远……

（33）

婉文、杰纬来到黝暗的楼梯口。

楼梯尽头还隐隐约约传来周旋的老歌……

婉文、杰纬相握着手，一步一步慢慢爬上梯级。

两人来到芳家门前，歌声忽然敛去！……周遭陷入了死寂。

婉文突兀的望杰纬一眼，伸手敲门。

屋里毫无动静……

文：奇怪？怎么没人应门呢？

纬：会不会是出去了？

文：怎么可能呢？我们刚刚还听到里面传来歌声。

杰纬试一试推门……门竟然开了！

两人微微惊讶，互望一眼，约约感到不对劲，但还是壮着胆步入厅里。

文：老太太……老太太……

两人首先触目的是桌上的唱机，唱片已播完，唱针在跳动，发出沙沙声响。

一桌的饭菜，似原封不动！

窗帘在风中飘动……

文：老太太……

两人终于看到躺在摇椅上的楠芳。

白发灰灰的楠芳，身上穿着那件旗袍，双目紧闭，嘴角含笑，已安然而逝。

婉文惊粟中感到惋惜的，眼泪难以抑制地涌了出来！

杰纬也不胜唏嘘的，无言地搂住婉文的肩。

周旋的歌，仿佛还在两人耳边回荡……

风雨

——题尊孔独中2002年校刊暨毕业特刊

(七绝)

春山

风雨压楼卷墨云，
巍然不动缔芳春。
今朝又唱阳关曲，
他日归来慰族魂。

2002年9月6日

晓征

——尊孔独中96周年校庆

(五绝)

风雨侵楼久，
丹霞绘晓晴。
赤心齐奋发，
荡涤浊流清！

2002年10月28日

年滋味

凌鼎年

藍小丫與洪達峰是去年金秋十月結婚的。小夫妻倆恩恩愛愛，好似蜜月還未過完，兩人決心春節不回老家過了，就留在上海，在第二故鄉過婚后的第一個春節，好好體會兩人世界的樂趣。

最令人興奮的是，藍小丫帶著半是喜悅半是羞澀的神態告訴洪達峰：“我有了！”

“哇，我要升級了，要做爸爸了！”洪達峰抱著藍小丫親了好幾口，藍小丫見洪達峰如此興奮，故意說道：“暫停，別壓著孩子！”

洪達峰一听，連忙說：“對對對，從現在開始，你不能再擠車子了，我買輛摩托車，上下班每天由我接送。”

“老公萬歲！”藍小丫主動親了洪達峰一口。



藍小丫老家在重慶。春節前，她父母打電話來，要她回家過年，藍小丫剛說公司只放七天假，今年春節就不準備回來了。小丫的父母馬上不高興了，語帶怨情地說：“怎么，一嫁出去，就把父母忘了，連回家過年也不來了。不行，你得回來，帶達峰一起回來。你不回來，這年就過得沒滋沒味了。”

藍小丫只好對她娘說：“媽，我有身孕了，達峰不讓我擠車子。”

“好哇好哇，我要抱孫子了。”小丫爸知道后，馬上沖著電話說：“我要有公齡啦！回來，一定要回來，乘飛機回來，機票我報銷！說定了。”

藍小丫想一回家不就把原來的過年計劃打亂了，就與達峰商量咋辦。

達峰拿著山東老家的來信說：“我也正犯愁呢。家里叫我無論如何得回家過年。還說如果娶了媳婦忘了娘，那就讓娘太傷心了。你看你看，這咋辦好呢？”

藍小丫與洪達峰都犯了愁。如今是三個家，自己的小家在上海，小丫的家在重慶，達峰的家在山東，最多也只能在一家過年，可去了山東小

丫的父母要不高興；若去了重慶，達峰的父母會有想法；假如按原計劃留在上海，雙方父母都會不開心，難呢。

小丫是獨生女兒，洪達峰是獨生兒子，都是父母的唯一牽挂，話都說到這份上了，不回去能成嗎？但回去，到底該回哪個家呢，不能小丫管小丫回去，達峰管達峰回吧，一起回去，一個家在重慶，一個家在山東，也只能去一處，總不見得一劈為二吧。達峰与小丫商量來商量去，只能一年去一家，只是今年先去哪家呢？先去達峰家，小丫父母要不高興；先去小丫老家，達峰父母會怎么想，又不是招女婿，這真是為難啊。

達峰無可奈何中對小丫說，你不是在公司里干策划的嗎，那你就拿出一份《關於春節回家過年的策划》出來，拿出來后我倆再研究決定。

小丫苦笑看說：“你不是博士后嗎，一個博士后連這道生活題都解不了，還搞什么研究。”

達峰与小丫小夫妻倆的高智商這時竟一點派不上用場，討論到半夜還決斷不下。

秋山诗二首

109

没有一张布条 没有愤怒的颜色

万人空巷
还我和平
没有一个声音没有谴责
没有一个灵魂没有激动

没有一个标语没有哭泣
没有一个口号没有淌血

不要枪弹
炸弹
和导弹

不要坦克
高射炮
和战机

浩浩荡荡
没有一条道路没有翻腾
没有一个心灵没有祷告

不要战争
烽火
和逃亡

没有一个人没有生存的自由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自主的权力
没有一个世界没有和谐的阳光

没有一个人
可以侵犯
动武

和平的盾
要向你抗战……

油田

我的生命是提供
光和热

我的任务是发动
全球的引擎
工业
和经济

我
不要做一个战争的牺牲品



一个中东小孩的心声

王涛

不要，不要来我们的国土
不要，不要到我们的家园
不要，电视里高兴的布什先生你不要
布什，你是总统
你不是说你们是人权民主大国的什么吗
你

不要踩碎我的沙堡
不要踏死今早刚刚抽芽的小仙人掌
不要炸毁爷爷留下来的破木床
不要，啊不要枪杀我当兵的哥哥
——哥哥是保卫国家的永远的英雄

不要，不要你来
我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呜呜呜呜呜 ——

2003-4-17

杰伦

111

包袱

——记一个晚宴

合情合理合法的要坚持
那是前人说过的话
惟上一代的要求
却成为今日的包袱

今夜风清月朗
民都鲁在沉睡中
我千山万水而来
只为赴一场
常见的晚宴
有点心裁
它竟为了“母语”而设

说是包袱
如假包换
“捍卫”二字
已从年轻看到年老
像一块不褪色的匾额

色不减也非好事
多少人为了挑起
不幸在风雨的途中滑倒



当脑海浮现前人的印记
包袱在我的眼里
幻化为一棵巨树
意识要守护的是根

合情合理合法的守护
获得重视
谁还愿意——
冒着似风刀雨剑的诬指
去挑一个
几代人曾经挑过的
沉重的包袱
——苦苦守护着的根

2002年12月

一·起

企图用强悍的
笔调
书写贫瘠大地的荒凉和苍茫
重新结构
历史的过去和未来

战争

林野夫

二·承

岁月像把刀
颠覆历史的佐证
一道道的伤口
像风沙中的轮迹
辗成血痕
条条泣血
尔后被覆盖

三·转

繁星占领了天空
月亮 忿怒的变形
以弯月劈向众星
撇开隙缝 让月光
撒向相信真理的信众

四·合

一脸茫然的孩童
眼瞳里看到了
烽火
死亡

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细致的爱心，让我在这样宁静的夜里，可以慢慢地品尝你为我煮的绿豆糖水，令我喝得甜进心中。

吴益麟 太平新板中学

友谊、爱、 绿豆糖水

你知道我的心中充满多少感激？为这美好的友谊而感到多么欣喜。这桩经营得如斯用心与诚恳的感情。在悠悠岁月中，一点一滴地酝酿出有如香醇美酒般甘美香甜。

你说过友谊像清泉，它能滋润我们的生命，洗涤灵魂的创伤；它像一道桥梁，让人与人之间，有了可以沟通的空间。友谊总是温柔多情的，常常在我们寂寞的时候，悄悄临近你我之间，让人禁不住感动

得流下眼泪。

朋友，友谊是岁月和情感的结晶。它仿如雨露一般，湿润我们枯涩的生活和久旱的心田。人生路那么长，凡是我们走过的，必会遇上朋友；它让我们路上有了看不尽的风景，给予我们赶路的信心和活力。

记得你曾说过“友情是人们的灯塔，它能在我们颓丧的时候，鼓励着我们挺身前行。”这些话，也许只有懂得珍惜友谊的人，才得以咀嚼其中的况味吧？也只有懂得友谊价值的人，才会在雨中听出乐曲，在风沙中看到风景，才能领悟人生的许多真谛。

你说这几天的天气爆热，（阳光总是骄傲地照耀在这大地上！）于是你为我煮了一锅的绿豆糖水来解热，并舒解我那急躁的脾气。你可知道我听了有多感动呀！有一股暖意就在那刻涌上了心头，为了你，为了这锅糖水。

你是一位很难得的朋友。在我们成长路上同行的岁月里，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心情故事，生活上，我们互相勉励扶持。你诚实对待生活的态度，教导了我应更脚踏实地地努力实践生命，不能再让我们的生活恣意地随波逐流。你从不给人强烈的感觉，有适可而止的言行，平和开朗的个

性常让人可以很轻松自在地与你聊天。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经因你说的一句话而继续努力。不管是因学业拼搏还是为生活。我还记得那双认真的眼睛，很真诚地对我说：“你绝对不能怀疑自己的才华，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优秀的……”

你叫我不可以放弃自己。于是，我又上路了。这一回我走得更愉悦更安心。知道在身边有亲人，有朋友，有无限的友爱支持与信任。让我能更沉稳地往前踏去。

我常常在思索，文学创作何尝不是充满温情的呢？当我用心写着，努力地经营时；成果有了，会为这片喜悦的心情而再做努力，积极耕耘下去。煮一锅绿豆糖水，当然比学习来得更容易。然而这何尝不也是需要一份认真与诚恳的心？不也是因为心底有一个信念和关爱的人，所以才有这般的细致的心呀……

我一直不能忘记那个多风的晚上。我们坐在辽阔的原野上，促膝畅谈。很多时候，当日子充斥过多的纷纷扰扰时，我俩就会找片天空来透气。就像那个夜里，我们躺在大草场上呼吸自由的空气，望这天上繁星轻轻挪移，徐徐吹来的凉风中夹着青草泥香。那一夜的心情是多么的美丽

呀！我一直很想告诉你，我有多喜欢那晚的宁静与皎洁的夜晚。

今夜当我喝着这碗糖水，想像你下午在闷热的厨房里为一个心爱的朋友煮着糖水时，我的心里就溢满了暖意，当我想起你那美意时，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刻温馨的感觉，慎重地一一记下来，谢谢你的爱心……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协助发扬马华文艺，推动马华文学运动

本刊同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需要你们的资助，你们的推介！

让《清流》潺流不绝，尽显风流！

《清流》文学季刊常年赞助人

(01/01/2003 至 30/04/2003)

RM100	白汉基		
RM100	李鉴芳		
RM50	朱美玉	陈亚峇	
RM30	戴贵英	杜德金	张雅掀

随喜乐捐

RM100	诗双月刊出版社
RM50	闪亮出版社
RM10	李桂莲
RM10	胡涵青

蜡烛的故事

蔡善珍
江沙崇华独中

依稀记得小时候，我们所住的房子是建在远离市镇的胶园里。那儿没有电供，只有用蜡烛来照明。

那时的我，爱靠你的胸膛，要你说故事。“有一天，一只兔子……”听着，听着，我就会周公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又吵着要听故事，你不依。你说：“我知道的故事都说了，现在没故事说啦！”

失望的我只好依靠在你温暖的胸膛，轻哼着你教我的小曲子。一只燃烧的蜡烛，正插在烛台上。溶化的烛泪顺着蜡烛流了下来，却在中途凝结了。蜡烛的顶端，火燃烧得正旺，发出强烈的光芒，把客厅给照亮了。

看着小蜡烛一点儿、一点儿的燃

烧，我灵机一动，要求你给我说个关于蜡烛的故事。你温柔地笑一笑，“好”。于是你用抑扬顿挫、清脆动人的语调给我说起一个故事来。“蜡烛就像爸爸。他不停地燃烧自己，放出美丽且明亮的光耀，不仅照亮了你，也照亮了客厅里的所有的东西。有时候，它也像妈妈。她不停地工作，就算汗流浹背，仍然坚持着那个要完成任务的执着……”

那天，在你说完故事后，我才进入梦乡。梦里，你又给我把这个故事重新说了一遍。以后，我不再要你说别的故事，只要听你说这个——蜡烛的故事。我把它印在我的心版上，我发誓要永远记住它。每次你说的时候，我都会专心地听，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蜡烛。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不再靠在你的胸膛，你也不再给我讲故事。可是，烛台上的蜡烛每晚还在燃烧着。我的生活改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小丫头，你对我的管教也越来越严格了。但，我的心里还记得你说的：《蜡烛的故事》，我的脑海里也常出现当时的情形，耳朵旁也常有你说故事的声音环绕着——我还想再听你说《蜡烛的故事》。

蜡烛也有燃尽和熄灭的时候。大风一吹，烛火就会灭了；燃烧到尽头，火光也会扑灭。一场可怕的狂风大雨，把咱们的房子吹倒，也把你带去。伟大的你为我挡住将要

压在我身上的树干。我慌了。你流了好多血，把白色的衣服也染红了。当我听到医生说你不治时，我放声大哭。我来到你的床边，紧握你那已不再温暖的大手，泪水已不受控制地决堤。

“爸，你不能离我而去。你还得照顾我和妈妈，我还要听你说故事。蜡烛还没燃尽呀！哇……”

“孩儿……呀……做人……不……不能……一直……往后看……，要……要前……进啊！”你断断续续地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就在这时候，在旁燃烧的蜡烛被一阵大风吹灭了。

爸爸，你安息吧！我长大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和这个家的。有一句话我一直好想向你说……

“爸爸，我爱你！”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它给予屋檐下的“鸟儿”温暖与舒适，更少不了爱。老家虽不是很富丽堂皇，但却充满了爱的气息。只要让一家人不受日晒雨淋，就已足够了。我在这没有奢侈习惯的环境中长大，根本不曾体会过什么叫富丽堂皇，更不会去羡慕别人家的大洋房、大汽车。

天刚破晓，四周好宁静，鸡啼声划破了星空的寂静，长夜的过去，带来了清晨气息。屋前的小溪依旧缓缓地流着，直奔大海。清晨时分，家亮起了灯火。一家人从温暖的被窝爬起来，带着一点睡意，迷糊地到水井打水洗刷。渐渐地，太阳出来了。啊，多醉人的日出！伸伸懒腰，望向朝阳，我们来做做早操，做一次深呼吸，把最纯净的空气吸入，唤醒还在沉睡中的脑袋。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晨是一天挑战

家



是一个园

张纾洵

实兆远南华国中

的起跑点，勇往直前吧！

这时，我早已骑着破旧的“老铁马”，离开家园，迈向青葱、无边无际的胶林去了，来为这个家奔波。当时，树胶的价钱还不错，至少还可养活我们一家十口。雨季时期，可要节省开支了，就算是吃稀饭或吃番薯也没关系，能填饱肚子，就已足够了。一家大小半句怨言都没有，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一点。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吃得饱吗？睡得好吗？穿得暖吗？就算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是我们穷人家所面临的实况。

吃了早饭后，八个兄弟姐妹各自推着“老铁马”往市区骑去，到学校求知识。由于小乡村里的教育设施欠完善，父母不惜自己多流些汗水换来酬劳，供孩子们上名校，受最好的教育，以便能在以后科技时代求存！小学阶段，孩子们的成绩平平，但上了高中，正如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学术、运动都很标青，尤其是老么，更考上了医学系，成了家族之光，并为我们家增添荣耀。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最大的心愿。但成功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了解呢？当一只丑小鸭变成天

鹅后展翅高飞，哺育它长大的老天鹅就因此变得孤伶伶了，唯有心灵上的安慰，可是它心里总对那只天鹅挂念不已啊！如果说你们就是那只天鹅，那么老天鹅的感受究竟如何？你们是不会了解的，就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难以捉摸到那种隐藏在心里的感受，更难以体会到这种真正的“爱”！

遗忘的老家，现在怎样了？正如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情景。以往小孩的欢笑声与家庭乐融融的气氛似乎从人间蒸发了，这一幕只能在我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久违的老家只剩下我和你妈呀，我们两夫妻的感情永不褪色，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孩子们各奔前程，而我们则终日坐在那棵老树下，默默盼望你们的归来，重温昔日的天伦之乐。一天接着一天，我脸上的皱纹比一天多，胡子也一天比一天长，我的黑发也渐渐少了，等着你的归来！孩儿啊，你们在何方？别忘了老家还有热腾腾的稀饭和番薯在等着你们，别让这股热气就这样散发掉了。热气的散发留下冰冷冷的一面，带走了我们的盼望，却丝毫带不走我们对你们的“爱”！

家是一个园，月圆人团圆，这个中秋我们默默盼望你们的归来，别忘了这个意义深远的节日，更别忘了老妈亲手做的家乡月饼，充满着家乡浓郁的风味。还记得吗？小

时候我总让你们品尝最好吃、最香甜的部分，自己只吃月饼的粹粒，只希望你们不会忘了中秋的意义！是夜，我心哭了！一滴一滴泪水流入血液里，散布到全身，却无从消失，我想要你们知道这些泪不是为你们流的，而是为这个家流的，家是一个园！不知不觉中你们已三年没回“家”了。老家的花依然为你们盛开，小溪依然为你们流着，天上的云朵也依然为你们飘着，我们对你们的爱永不褪色。如果爱家是场梦境，别忘了陪你们度过童年的老家！这一切一切只因有“爱”，有“感情”！人间有爱，爱在人间，爱的力量是不能用数理公式算出来的！孩儿啊，放下工作包袱，回家吧！家是一个园，有谁不想找到真正的“家”？

我的公公

黄眉娟

安顺荷里美以美中学

看着满地的落叶和那参差不齐的花木，总让我想起我那与世长辞的公公。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人们常说“失去过就会懂得珍惜”这句话。当失去公公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在我心中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可惜我领悟得太迟了。

公公的遗照就挂在楼梯旁的墙壁。每当我上下楼梯时，总不由自主的望向公公的遗照。公公的模样到现在还深深的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公公的外表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只有亲近他才能明白他是多么的和蔼可亲。他那布满皱纹的脸，让我们知道他曾历尽沧桑。

公公在二十来岁就失去了祖父，所以他在那时就开始驾罗里帮人载货谋生。公公那份单薄的薪水就用来养活家里十几二十个人。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公公从不言累。直到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长大，公公还是

照常工作，从不停下。公公早上出去工作直到傍晚才回来，但他从不一放了工就坐下来休息。公公总爱拿着一把小剪刀，一枝一枝的把那不整齐的花木修剪。

除了修剪花木，公公常不辞劳苦的把落叶一片一片的拾起，堆在一齐，然后把它烧掉。贪玩的我，虽有帮公公拾落叶，但我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其实是想玩火，公公虽知道我的意图却不会责骂我。除此之外，我也喜欢的就是坐上公公的罗里。虽然公公只把罗里驾回原来的地方，但可以坐上罗里，对我而言有很大的满足感。公公对我的一切幼稚、顽皮动作只是一笑置之。

公公对他的钱财也从不吝啬。每当公公放工回来想上楼拿衣服冲凉时，我总守在楼梯口伺机向公公讨钱，公公从不让我空手而归。我最喜欢的一刻是看公公在点算帐目，因那时可讨的钱可多了。公公有时也会买些零食给我，让我大祭五脏六腑。

可惜好景不常在，公公在去年因病逝世。他死得太突然，在我毫无心理准备下就撒手归西，让我连孝敬他的机会也没有。他所留下给我的只有悲痛与思念。我们都为公公的死哭得死去活来。每当看到屋后结着累累果实的芒果树时，我禁不住为公公感到悲伤，因为公公已无福消受那些又大又甜的果实了。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7.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作品一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8.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驼铃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小说”请寄 紫梦羚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e-mail: changkt@pc.ja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Malaysia.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涛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Malaysia.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清流》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 4期 ）
☐ 2 年 RM 40 （ 8期 ）
☐ 新加坡一年 RM 50 （ 4期 ）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请用支票或邮券 (Wang Pos)，勿寄现款。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页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清流》创刊于 1990 年 3 月，在全体同人的不断自我鞭策与合作之下，不论书型设计或内容，都有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更立下宏愿，要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出版经费难题，我们谨此恳请关心马来西亚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成为本刊的常年赞助人，共同努力。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芳名将永志本刊。
- 2) 也欢迎随喜乐捐。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归马》

1=C 2/4

欢快、奔放地

词：王涛（马来西亚）

曲：王枫（中国大陆）

c | 1 1 | 7 5 | 6 6 7 | 5 3 | 4 4 5 | 4 3 | 4 2 | 5 5 | 7 1 |
 2 2 | 4 3 | 2 2 - | 2 - | 7 7 | 1 2 | 7 5 | 2 1 - | 1 - |
 3 1 | 7 1 | 3 5 | 1 1 | 7 2 | 1 5 | 3 4 | 4 3 | 4 5 | 6 4 |
 璀璨的星光 昨夜已隐没，草原在梦的边疆
 3 2 | 2 1 - | 5 3 | 5 1 | 3 3 | 4 5 | 4 3 | 2 1 | 7 1 |
 绿着， 朝阳里 腾空的身 影 投射
 6 6 | 7 1 | 2 1 | 5 - | 5 - | 1 3 | 1 5 | 1 1 |
 向苍穹 翻飞的 虹。 抖 擞 马 鬃，
 3 4 | 5 4 | 4 2 | 2 1 | 5 5 | 5 7 | 7 1 | 2 4 | 3 2 - | 2 - |
 我俯 首 寻觅 不屈的 野 性，
 1 1 | 3 1 | 5 3 | 5 1 | 4 4 | 5 4 | 3 2 - | 5 5 | 4 3 | 3 1 |
 仿佛听到 千里 跋涉的 足 音， 那是 始祖们
 2 1 | 7 1 | 1 - | 1 1 | 5 1 | 3 - | 3 2 | 1 7 | 1 5 | 5 1 |
 呼唤我 心。 还我 呵， 豪情 风骨，
 5 6 | 6 4 - | 3 4 | 3 1 | 2 2 | 2 1 - | 5 5 | 5 3 | 5 1 |
 还我 呵， 雪刃中的 神勇， 古尔班通古
 1 7 | 5 4 | 5 4 | 3 2 - | 5 5 | 5 6 | 7 1 | 2 2 | 1 7 | 1 - |
 特沙漠 边 缘， 延伸着 多少 峰峦和 坎坷。
 1 - | 5 3 | 3 1 | 4 5 | 4 3 | 2 1 | 5 2 | 2 1 | 2 3 | 2 7 | 1 7 | 1 1 |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4 7 | 5 1 | 5 4 | 5 1 | 5 1 - | 5 - | 3 4 | 5 7 | 1 5 | 4 3 | 4 5 | 4 2 | 2 1 |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2 - | 5 7 | 2 4 | 1 2 | 1 2 | 1 7 | 1 1 - | 1 1 | 1 3 | 3 1 | 4 3 | 2 1 |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喂
 1 7 | 1 2 | 1 6 - | 1 1 | 0 3 | 1 5 | 5 1 | 6 4 | 5 4 | 3 1 | 4 2 |
 沙漠的 不 羁， 任我 漂 姿 昂 然，
 5 1 | 7 1 | 1 2 | 4 3 | 2 1 - | 2 1 | 0 5 | 1 3 | 1 3 | 1 5 | 4 3 |
 聆听 猎 北风 吼 歌， 在 微 亮 的 微 亮 的
 4 5 | 1 6 | 6 5 | 1 1 | 7 1 | 1 2 | 3 4 | 1 5 - | 1 5 | 0 3 | 1 4 | 6 7 |
 星光 中， 我 奔 腾 向 你， 向 你， 我 交 遇 的
 5 4 | 3 1 | 2 - | 2 1 | 1 7 | 1 1 - | 1 1 - ||
 故 乡， 故 乡。

● 国家森林公园原住民生活掠影 ●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

清流小语

“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在克服困难，谁克服了更多困难，谁就更坚强；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王枫